

蔡 育 著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民 生 至 義 真 經 藏 書

時代思潮社印行

序言

我之認識三民主義，是從民生主義入手的。凡讀過我底「抗戰底根本問題」和「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二書的人，即可知道。以後寫過專論民生主義的文字多篇，常常對它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作比較的研究。「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一書中就收入有幾篇。我很看重民生主義。現在又有幾篇了，並且還有專集成書的必要。它們當然是發表過的，有的還登在兩個以上的刊物。因為那些刊物不在身邊，遂不加明。

著者 一九四一，二，二三。

序

一

民生主義真解目次

序言	一
一 民生主義與國營實業	一
二 與饒俊珣論民生主義	三
三 與侯外廬論民生主義	五四
四 民生主義與馬列學說	七二
附錄	九三
1 孫中山與中國社會問題	九三
2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一〇六

民生主義真解 目次

一 民生主義與國營實業

我在七七事變發生三個月後對於民生主義提出了一個理解底方法。用一句話說完，即着重國營實業或從它入手去理解整個的民生主義。這是一看我在那年十月所寫的「抗戰底根本問題」即可知道的。到現在，經過兩年有多的研究，先後寫了若干關於民生主義的文字。我覺得：要看重國營實業纔能明白民生主義底真相和精義，並且也總能把孫中山先生在各處所說關於民生主義的很多話連貫起來有一個完全的和系統的了解。

依據這種理解方法，我以為民生主義底內容，不限於通常所說的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兩項，而應是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三項。這對於習慣了兩項說的人，自然有些詫異。如果他們見到我底「三民主義底革命性」和「三民主義底階段性」（「時代思潮」第五第九兩期），或者還要詫異起來呢！因為依照這兩篇文章，民生主義底內容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六項呀！

我為甚麼如此呢？因為我以為研究三民主義必以孫先生底言論為創始的和基本的文獻。研究民生主義

，亦應如此。這就是說，舉凡孫先生所說關於民生主義的話，都是他給民生主義作的解說，因而都是民生主義底內容。我們有把它加以研究，因而加以分析排列使成系統的必要。這種辦法，任何人都不能非難。因為它是對於孫先生底思想全盤承受而沒有絲毫遺漏的表示。

講到分析排列使成系統一點，亦合於孫先生底意思。他告訴我們，他預備得很好的三民主義草稿和參考書，俱爲陳炯明叛變所燬去。民國十三年講演的，「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因此，他「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爲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於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孫）。

至於全盤承受孫先生底思想而沒有絲毫遺漏一點，有增加民生主義底內容，使其豐富的作用。如果限於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二者，那民生主義底內容不免貧乏，而且遺漏很多。同時也不合於孫先生底意思。他講演民生主義的次數很多，有時專門講演，有時在講演三民主義中一般講演，但絕不會明白說過民生主義底內容限於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二者的話。他只說過：對於「大富豪」「預防之法……不外土地問題與資本問題」。這裏所以限於二者的，是因爲「大富豪」只有地主和資本家兩種人的緣故。此外，我就很少

見到了。

在孫先生指導下的國民黨宣言，除開與中會時尙無民生主義外，連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的在內，只有一處說過這話：「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但這裏應注意的，是「最要之原則」一語。它仍沒有限於二者之意，而且除了「最要之原則」外還承認有其它次要之原則存在。至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所以爲最要之原則，看其後談及農民和工人，可知此乃爲了農民和工人底利益，故這樣說。

此外，我在「孫中山全書」和他生前的國民黨宣言裏，沒有見到以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爲民生主義底內容的事。假如還有話句雖不如此而意思却如此的，或在我爲寫本篇因一時疏忽沒有發覺的，那我敢斷言其意不外說：從富豪種類言只有地主和資本家兩者；從農工利益言須注意土地和資本兩問題底解決；從財產性質言或生產關係言或分配制度言只須對土地和資本有辦法便算夠足。

然而我們在很多地方，看見孫先生對於民生主義底內容，明白說出的只是平均地權一項。民國元年以前的言論，完全如此。那時底民生主義，只有平均地權一種辦法。「民報」週年紀念底講演和「同盟會宣言」，即是很好的證明。以後就有了別種辦法，孫先生仍然談到平均地權，並且十分看重它。這是一讀他

晚年最後的「民生主義」講演底第二講，便可知道的。他在那裏談及民生主義底辦法與社會主義不同時說：「我們底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就是平均地權」。

人所常說的節制資本，用以與平均地權並論或對舉的節制資本，在孫先生底言論中找不出來。不僅民國七年以前如此，民國十三年以前亦如此。就是由孫先生所指導的國民黨宣言，連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的在內，民國十三年以前亦是找不出來的。只有在這年春間發表的改組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纔有「節制資本」四字，纔把它與平均地權並論或對舉。同年夏間孫先生講演「民生主義」，方在其第二講中間節制資本作爲一個辦法，放在平均地權之後。這不是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嗎？

反之，人所忽視的國營實業，經我說出把它拿來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並論而自成一個辦法後以爲某些人所不承認而國營實業，孫先生却說得很多。就我所根據的「孫中山全書」看來，從民國七年起，以後便經常談到，並且經常與平均地權並論。每講演民生主義，在把平均地權解說後就把國營實業解說一番。改組後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把它明白規定爲節制資本底內容。但孫先生在幾個月後講演民生主義時，把平均地權說了後便說節制資本，把節制資本說了後說：「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底辦法，是不足的……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這不是係

先生把國營實業從節制資本中取出，自成一項，以與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並立而三的證明嗎？「民生主義」是他對民生主義最後的講演，所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三者並舉之說可作定論看。但從聲明一句，聽言孫先生對國營實業云云，皆就其內容而言，這個名詞尚未見過，也許是始於我吧。

這就可見我把民生主義底內容規定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三項，是有文獻可考據的，並非臆說了。反之，對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項的人，在孫先生自己底言論中沒有根據。這不是非證明白的事情嗎？的確如此。但孫先生對於這三項，看重平均地權。他每談民生主義，必談及它；並且把它放在第一位。這是一看他底言論即可知道的。那末，你爲甚麼要看重國營實業呢？我對於這一點，平日是從邏輯上說的，至少也偏於這方面，現在請從文獻上說。

孫先生爲甚麼看重平均地權呢？這個問題豈能解答者甚少。因爲一般人對於平均地權是從字義上着眼，或者從農民生活上着眼的。其實，孫先生只爲『中國今尚用手工爲生產，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所以『中國現在資本家還沒有出世』。如果說有，那不是擁有機器而是擁有土地的人。這樣，『中國現在最大收人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了。孫先生雖把地主看作資本家，所以有『今日中國地主資本家』之語。那末平均地權便是爲了節制資本而非其它了。

確實如此。孫先生解說爲甚麼要平均地權的理由，從最早的關於民生主義講演（中國前途問題）起到最後的關於民生主義講演（民生主義）止，莫不是說：由於「文明發達」或「工商進步」而日益增高的地價，不應歸於地主。否則他們坐享現成，坐享那由社會之力而有的漲價，便成大資本家了。所以孫先生常以城市地價增高爲言。的確，地價底增漲在於城市。而城市之擁有土地者大抵皆資本家。這樣，平均地權在實際上就是節制資本。

那末，孫先生之所以看重平均地權，乃是爲了節制資本；並且孫先生之所以主張平均地權，也是在於節制資本。把這點表現得很明瞭的，要算最後的關於民生主義的講演。大家只要把「民生主義」第二講翻起一看，便可明白。孫先生在那裏把民生主義底「頭一個辦法」——平均地權講了很多後說：「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此外他對於節制資本便沒有單獨講了。

這樣，我們不可以說孫先生看重平均地權就是看重節制資本，主張平均地權就是主張節制資本嗎？可以。因爲民生主義底根本辦法是節制資本的緣故。但是，我這一句話，要引起很多人底懷疑。既然前面指出民國十三年以前孫先生臨死的一年以前他都沒有說過節制資本四個字，怎末現在又這樣說呢？

要明白這點，首先須說明民主主義底成立與性質。孫先生原來只有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他在一八九六年『倫敦脫險後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見到社會主義，纔有民主主義的。所謂『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民報發刊詞』實爲鐵的證據。而『孫文學說』中的『乃採取民主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底『採取』二字，尤爲明顯。

社會主義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亦應如此。而資本主義底流弊，卽由它生出之『貧富不均』的『毛病』，孫先生在歐洲看得很清楚。那末民主主義對於資本主義怎樣反對呢？依孫先生說：『中國實業尙未發達，還沒有資本主義；因此像歐美那樣的貧富不均確是未有，卽有大富亦很少；這就『不必全法歐美之激烈對待』了，只『要研究對於將來之資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卽得。所以民主主義底辦法以節制資本爲主。

這是有孫先生底話作證明的。他在最初講演民主主義時說：『社會黨所以倡民主主義，就是因爲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不如今日預先籌個防止底法子』。這就是說，事先節制資本。這個意思，他在最後講演民主主義時說得更明白。他說：『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

愚慮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底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纔是正當辦法」。而這種辦法叫做甚麼呢？節制資本。凡此，不是孫先生以節制資本爲民生主義底根本辦法的證明嗎？

在孫先生底言論中，節制資本四個字雖然很少，但節制資本底意思則非常之多，一談民生主義，往往就要說及。所以「防止」、「預防」、「阻止」、「愚慮預防」一類話，常見於他底講演之中。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但是節制資本甚爲抽象。具體的辦法爲何？孫先生指導下的「同盟會宣言」，在一九〇五年告訴我們的是「平均地權」。要節制資本，當從平均地權起。因爲中國雖無商工業的資本，却有農業的資本。商工業聚於城市，所以城市底土地成爲了產生利潤的資本。而地主則是先於工商業者而出現的資本家。在「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時還要這樣。那末節制資本底辦法首先就應該是平均地權了。

一點也不錯。但是平均地權只能節制土地資本。對於工商資本呢？而且土地資本家在平均地權時改投資本於工商業又怎樣辦呢？這就有另籌辦法的必要。否則平均地權是不能勝防止資本壟斷之任的。於是孫先生在提出平均地權後幾年又提出了一個辦法——國營實業來。

這個辦法，依流行的「孫中山全書」（廣益書局版）、「孫中山全集」（三民國書公司版）和「中山全

書」(正中書局版)看來，始於一九一二年即民國元年。這是一看孫先生在那年講的「民生主義談」、「要實行社會革命」、「社會主義底分析」，即可知道。所謂「國有之業」，即國有政象，主張「鐵路礦業森林航路」、「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

崇奉民生主義的國民黨，在孫先生指導下的國民黨，對於國營實業甚爲贊成。它在同年發表政綱的宣言中，主張「興辦國有山林」和「國有交通」。在後者包括鐵道、電報、郵信、航業四者。十年後，它在一個宣言中說：「鐵路礦山森林及其它大規模之工商業，應屬於全民者，由國家設立機關經營管理之」。凡此，不都是國民黨主張國營實業的證明嗎？

爲孫先生嚴密注意過的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簡直把國營實業作爲節制資本底內容。它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性，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

但在這個宣言發表後幾個月，孫先生作其最後的民生主義講演時，却把國營實業從節制資本取出，另成一項。這是前面引過的如次一段話：「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急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是不足的。……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在這段話後，他又說：「中國今日單是節制資

本，仍恐不足以解決民生問題，必要加以製造國家資本方可解決之。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就是發展國家實業」。

這不可以看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變成三個辦法去了嗎？孫先生在前述最後的民生主義講演中確是如此地告訴我們。他說『頭一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又說『單靠節制資本是不足的，……還要……發展國家實業』。而節制資本底內容，他說『現在外國所行的所得稅，就是節制資本之一法。但是他們底民生問題究竟解決了沒有呢？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可見節制資本底內容是抽收所得稅。至於遺產稅和過分利得稅及此等稅之累進率的徵收，便同樣有節制資本的作用。於是節制資本就離開平均地權和國營實業而自成一項了。

這樣，民生主義底內容便有三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在辦法上甚為完全。不論甚麼資本，皆無法增長。因而民生主義底內容亦臻於豐富。它由一個發展到三個。並且無論就那方面說，都很具體，沒有抽象廣泛之失。民生主義底科學性，在這裏不表現得很顯然嗎？於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三者之可列舉並論，便不待說了。讀「民生主義」的人很多，注意到這點的可說沒有。

人們也許要暫時放下我在這三者中看重國營實業那件事而提出另一問題來吧。這個問題即：民生主義

在這三者外還有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之三者，又根據甚麼，理由何在？這確是我們知道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為內容外急欲解決的問題。否則民生主義是甚麼，還未弄清楚，豈可笑？

我在前面，對於民生主義底內容，在敘述平均地權而節制資本，至於國營實業。孫先生對於國營實業著了一部專書叫做「實業計劃」。請看他初次的一段話吧：「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實業即實業是也。其計劃已詳於『建國方略』第二卷之『物質建設』，又名曰『實業計劃』。此書已詳製其內容之大要」。可見「實業計劃」就是國營實業底計劃。這本書非常重要，我曾寫出兩篇東西來論述它底內容。一看便知它除開技術部分外，理論部分以機械生產、國家經營、計劃經濟、共同享受為原則。這是鐵的事實。國家經營即國營實業。這已成民生主義底一個辦法或內容了。把它除開，剩下的是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這三項是不是民生主義底辦法或內容呢？

孫先生屢次說：「中國今日民窮財盡，所患在貧」，「不是患不均」，「貧窮就是我們底痛苦」。所以中國底民生問題是生計問題。那末民生主義便不能不謀生產問題之解決了。孫先生把這點看做是民生主義所以為中國底社會主義而不能與歐洲底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相同的一個所在。因此，「民生主

義」底第三講和第四講，是食衣二者底生產問題。其未講完的兩講，即民生主義「底第五講和第六講，係同年所寫的『建國大綱』第二條看來，是住行者底生產問題。並且，他主張對於此「種種的生產問題」須與以「圓滿解決」。這樣，機械生產和計劃經濟就非常必要了。

沒有機械生產，任憑怎樣，中國底生產問題都不能『圓滿解決』；甚至根本不能解決。所以孫先生在「民生主義」底第三講和第四講中看重機器。他說：『我們對於農業生產，……第一是機器問題』。因此他主張『用機器耕田』，『用機器抽水』，用機器運輸糧食（輪船，火車，自動車）。關於衣底工業，他說了『用機器來紡紗織布』和『用機器來織綢緞』一類話。如果他把第五講和第六講完成，其於住之建築和行之器具亦必主用機器無疑。

沒有計劃經濟，生產問題底『圓滿解決』亦無可能，甚至根本無可能。孫先生知道這點，所以在「民生主義」中提出了計劃經濟底思想。他說：『我們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底大力量統籌計劃，……來經營絲麻棉毛底農業和工業』。依此，喫飯問題、住宅問題、行路問題，莫不可用全國底大力量統籌計劃了。在穿衣方面，孫先生分作絲麻棉毛四項。談到麻時，他說：『我們要改良麻業造出好麻，一定要用一種大計劃。這種計劃是先從農業起首來研究，自種植以至於製造麻布，每步工夫都要採用科學的新方法

」。足見穿衣底每個部門又可以有計劃了。

凡此都是孫先生把機械生產和計劃經濟看作民生主義底辦法或內容的證明。對於共同享受一點，更是如此。他不僅在「實業計劃」中談到；在「民生主義」中也談到。他說：「交通礦產和工業底三種大實業……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以後他總結一句，「三民主義底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所謂民享，即「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這自非共產不可。他知道此中關係，所以肯說「共產主義是民生底理想」。這樣，共產便成爲目的了。即民生主義底目的，他說：「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可見「我們實行民生主義，……目標不是在賺錢，是要供給大家公衆來使用」了。所以共同享受就是公有財產。它不僅是民生主義底辦法和內容，也是民生主義底目的。

目的爲主義底本質，永遠不變。方法爲達到目的的東西，隨環境而不同，因此它是可多可少的。那末主義底定義或固定內容就是它底目的了。孫先生有時解說民生主義，注重目的，即是爲此。請看他如次的一段話吧：「民生主義是甚麼用法呢？是用來對大富人打不平的。國家太平了，開闢財源，所得的利益，不許少數人獨享，要歸多數人共享」。即「少年的人有教育，壯年的人有職業，老年的人有養活。全國男女，無論老少，都可以享安樂」。所以「民生主義是對於貧富爭平等的，……要人人都能夠做事，人人都

有飯喫』。

這樣看來，我把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列入民生主義，不僅有根據，而且有必要了。我們研究民生主義，應該以孫先左底意見為主。否則有何民生主義可言？他說了的，不應隨便拋棄。而在理論上，民生主義無此三者亦不完全。這是以後還要談到的，茲不多說。

總括看來，民生主義底內容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六項。這種見解，有不可否認的正確性在。

我們對於這六項，如果從實踐要素上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機械生產計劃經濟是方法；共同享受是目的。合而言之，民生主義是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機械生產計劃經濟為方法，達到共同享受之目的社會思想或經濟思想。如果從生產範疇上看，機械生產計劃經濟是技術；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共同享受是制度。合而言之，民生主義是以機械生產計劃經濟為技術，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共同享受為制度組成的生產方式。如果從經濟部門上看，機械生產計劃經濟是生產；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共同享受是分配。合而言之，民生主義是以機械生產計劃經濟作生產，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共同享受作分配的經濟制度。

從此可知，民生主義如果要成爲有目的的社會思想或經濟思想，就少不了共同享受；民生主義如果要成爲有技術的生產方式，就少不了機械生產計劃經濟；民生主義如果要成爲有生產有分配的經濟制度，就少不了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所以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三項，是民生主義所不可少的構成。

在民生主義底一切構成中，即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和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六項中，那一項在實踐中最爲重要呢？這就是說，那一項有關鍵作用？那一項有動力作用？那一項有主導作用？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問題。而且就不談這些，各項底互相關係，實有究明底必要。這樣，國營實業就有特別的重要性了。

很明白的，機械生產不可無國營實業。因爲機械生產只是技術，必須與一定的制度配合方能見諸事實，情形正同馬克思底生產力之有藉於生產關係一樣。所謂制度，是生產制度。因而屬於技術的計劃經濟和屬於分配的共同享受，皆不能與機械生產配合了。而在生產制度方面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均因機械生產底機械需要大生產制度之故，無法滿足其要求。這時就只有國營實業了。它不僅是生產制度，而且是大生產制度，凡「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舉辦者，……由國家經營」。而且在歐美生產發達，中國生產不發達的今天，要採用機械，要使生產機械化，非用國家底力量不可。所以機械生產需要國營實業，亦惟有

國營實業纔適合機械生產。

同樣，計劃經濟不可無國營實業。自然，計劃經濟須以機械生產爲基礎，手工生產是很難施以計劃的。但二者皆技術，需要一種制度——生產制度。這就只有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三者中選擇了。前二者皆小生產制度，不適用於計劃經濟。而且私人底資本和土地，以個人爲本位，是自由主義的，根本拒絕共同的計劃。國營實業不僅是大生產制度，並且是公共的生產，特別便於計劃經濟底實施。所以計劃經濟需要國營實業；亦惟有國營實業纔適合計劃經濟。

至於共同享受，亦不可無國營實業。共同享受是分配，而分配則有資於生產。機械生產自然是很重要的技術，但苦沒有國營實業，它便與共同享受無關了。計劃經濟是共同享受下的技術，然而沒有國營實業便根本不可能。在制度方面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小生產的，不適用於作成共同享受之分配的生產。並且它們是私有制的，與共同享受不相容。國營實業則異於是。它能使機械生產和計劃經濟給共同享受那種分配造出生產的基礎；又以其爲大生產和共同生產之故宜於那種分配。所以共同享受需要國營實業；亦惟有國營實業纔適合共同享受。

其實，不僅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需要國營實業；反之，國營實業亦需要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

享受。沒有機械生產，國營實業不可能。事實上，國營實業要以機械生產為前提。所以有了國營實業就有機械生產。同時，有了國營實業，計劃經濟遂成為必然；共同享受則是邏輯的結果。因此孫先生把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包括在國營實業底計劃即「實業計劃」之中，未單獨成立三項，以與國營實業並論。

進一步說，就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亦需要國營實業，國營實業亦需要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所以有了國營實業便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之發生。要證明這點，對於那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者為民生主義的缺陷說一說，是很有必要的。

我們知道，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消極的辦法。平均地權所以除壟斷土地之害，對於土地原來的生產力沒有增加底意義。節制資本所以除壟斷資本之害，對於資本原來的制度沒有根本上的變動。可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缺少積極的興利作用。同樣，缺少積極的創造作用。生產和制度仍舊，目的只在去其流弊。那末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還不是一種改良辦法嗎？

如果民生主義要成爲一種主義或一種制度，單是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便不夠。一種主義應該有積極的主張；一種制度應該有特殊的形式。而平均地權自身難期廢除地權，節制資本自身並不廢除資本。民生主義局限於此，那至多只能說是小有產階級的經濟思想，並未超出资本主義底範圍。這是絕不能達到「要衆人

能夠共產」的「大目的」的。所謂「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那一類話，不僅不能實現，而且自相矛盾。

但如果看重國營業，情形便不同了。它是積極的辦法，以興利爲務。它能引起制度上的變動，推翻地權和資本原來的制度，創造一個新的制度出來。它不僅在資本主義外自成形式，並且也與歐洲以階級爭鬥爲原則的社會主義有所不同。但其結果則能達到民生主義底「大目的」，使「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那些話成爲合理的斷言。

現在讓我們把國營業與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底關係談一談吧。

平均地權不可無國營業。如果平均地權是爲了節制資本，不國營業，節制資本底目的便達不到了。如果平均地權要避免土地壟斷，不國營業，便無力照價收買，使「耕者有其田」。如果平均地權在於使城市土地底增價歸於國家，不國營業，同樣無力照價收買，又怎能使增價歸於國家呢？這裏，我們必須知道，要鄉村土地不集中，要城市土地增價不歸私人，只有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三個方法。用政治的方法必然無效；要有效非繼之以軍事的方法不可。而這，且不論那個，均爲民生主義所不許。它所許的，是經濟的方法，由國家照價收買。然而這要國家有錢纔行。要國家有錢，除了經營營業，別無它道。

所以平均地權要有國營實業纔實現。

節制資本亦不可無國營實業。如果節制資本是由國家課資本以重稅，例如所得稅之類，那末外國早就行了，並不會收節制資本之效。因為這樣，所以孫先生認爲節制資本是不夠的，必須『製造國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而這就是國營實業了。在中國，尤其抗戰以後，國家資本大於私人資本。依照大資本兼併小資本的法則，國家資本吸收私人資本，『和大魚吞細魚一樣』。這時，必然節制資本，而且不止節制資本。那末國營實業就是節制資本的有效方法了。所以節制資本要有國營實業纔能實現。

這些，不是說有了國營實業就有平均地權底可能和節制資本底結果嗎？當然是的。國營實業可以包攝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二者。換句話說，國營實業能夠準備平均地權底前提，發生節制資本底作用。反之，無論平均地權或節制資本都不能包攝國營實業。所以國營實業比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重要得多。

因爲這樣，因爲國營實業既包有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共同享受，又包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民生主義底內容便可歸結於國營實業了。孫先生正是如此的。所以他一則說：『實行民生主義，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發發了財之後，所得的利益，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再則說：『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底大力量去開礦，好像南洋礦商把各種礦產開出來之後大家都可以發

財一樣。此外還有開闢交通，振興工業，提倡農業。把中華民國變成一個黃金世界。達到這個目的之後，大家便可以享人生底幸福，『子子孫孫便不怕窮』。這不是孫先生在民生主義各項中看重國營實業的證明嗎？

自然，孫先生也看重共同享受。前面兩段話就是鐵證。這無異於說民生主義是『國營實業達到共同享受的主義了。但，如前所說，共同享受不可無國營實業。它是國營實業底結果或其相應的分配制度。所以言國營實業並非拋棄共同享受，正同言國營實業並非拋棄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一樣。這乃是說，言國營實業則共同享受和機械生產計劃經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自在其中。此為實踐底必然。在理論上六項各各獨立是不待言的。

於是國營實業對於民生主義在實踐上便有關鍵作用、動力作用、主導作用了。因此它是六項中最重要的一項。那末我們怎不該看重國營實業呢？這也是孫先生底本意。如果他不看重國營實業，爲甚麼他給它寫了一部專書？而這一點，確非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所可倫比。

這裏，讓我們把國營實業本身研究一下再來論它對於民生主義的重要性吧。

國營實業究竟主張國家經營甚麼些實業呢？在原則上，可看孫先生這幾句話：『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

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爲適宜者，應任個人爲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者，應由國家經營之」。參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此所謂「不能委諸個人」，乃就「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而言。於是國營實業即由國家經營有獨占性和大規模的實業之謂。

然而實業究竟包括些甚麼生產部門呢？孫先生說：「實業之範圍甚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這種解釋很對。因爲有獨占性和需要大規模興辦者，不限於那一部門，農工商礦各部門中都有。這裏，我們把他各次所說的國營實業言論列舉一些出來以作證明。

在民國七年，孫先生主張國家興辦大實業，曾舉有鐵路礦業森林航運郵電等。證據有如次的一些言論：(一)「國家欲興大實業……則不能不借外債」。如此，「大經營皆歸國有」了。(二)「德國……鐵道皆爲國有，中國當取法於德」。「予理想一社會主義之國家，……其種種設施」首先要「國家有鐵路礦業森林航路之收入」。此外國民黨宣言中有「興辦國有山林」和「興辦國有交通」之主張。在交通則於列舉鐵道電信郵信海外航業後又說：「此數者皆本黨興辦國有交通事業之計劃」。

在民國七年，孫先生主張國家經營的實業，在交通方面有鐵路運河電報電話無線電，在商業方面有商

港商埠，在鑛業方面有鐵鑛煤鑛油鑛銅鑛特種鑛及冶鑛廠，在工業方面有製鐵廠鍊鋼廠造船廠造車廠士敏土廠及糧食工業衣服工業居室工業印刷工業，在農業方面有森林墾殖水利。這是一看「實業計劃」即可知道的。那書底緒言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兩路進行：（一）個人企業（二）國家經營……。今茲所論，後者之事屬焉」，再看「此種國家經營之事業」和「於詳議國家經營事業開發計劃之先」云云，那末「實業計劃」還不是國家經營實業的計劃嗎？後來他在「三民主義底解釋」和「民生主義」兩個講演中，對於「實業計劃」，均作如是觀。

在民國十年和十一年，孫先生底主張與「實業計劃」同。十年，他說：「資本問題……是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兄弟著了一本書，叫做「實業計劃」。這本書底主張是借用外資從事生利的事業。像開闢市場，建築鐵道，修治運河，開發鑛產那些大生利的事業都歸公有」。十一年，他說：「予主張借外債，……以之開闢市場工廠及一切鑛山鐵路，定爲國有」。又說：「預料此次革命成功後，……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國家皆有一定之經營，爲公眾謀幸福」。

在民國十二年和十三年，孫先生對於國家經營的實業增加有商業航空銀行等。國民黨在改組前（十二年）的宣言說：「鐵路鑛山森林水利及其它大規模之工商業，應屬於全民者，由國家設立機關經營管理之

』。改組後（十三年）的宣言說：『凡……有獨占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空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孫先生自己在「革命軍不可想陞官發財」和「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兩個講演（均十三年）中都提到商業。這是前面已經徵引過的，不再徵引。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一結論，國營實業就是大交通大商業大銀行大鑛業大工業大森林大墾殖大水利由國家經營。所以國營實業就是國營大實業。如此則國家資本大於私人資本，即是說私人沒有大資本了，這便是節制資本之一。倘有增殖可成大資本者，亦受國家資本之壓抑，不能長大，這又是節制資本之一。最後，國家必然壟斷交通商業銀行鑛業工業及農業底某部分。其有不能『和大魚吞小魚一樣』而經營的實業，則可用孫先生說的『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成爲集體的經營，受國家『獎勵』與『保護』而附屬於國家經營。於是國營大實業就變成國營實業了。

土地呢？孫先生底辦法叫做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底內容是報價抽稅，照價收買，增價歸公。在實踐上，則是『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點……歸國家經營』。未墾殖的『土地應由國家收買……實歸於民』。『若修道路，若闢市場，其所必經之田園廬墓或所需之地畝』，由『國家給價收用』。對於佃農，主張『耕者有其田』，即佃農『只對國家納稅』，不對地主繳租，這當然要照價收買地主底土地了。其餘自耕農

的，原對國家納稅，無異貸自國家。這樣，所有的土地皆不屬於私人。是的，他在民國前五年主張增價歸國有；民國元年主張『土地……歸國有』，並曾說出『土地國有』底話。

但是，孫先生以為『土地國有之法，不必要收歸國家』。這即：土地底所有權歸於國家；土地底使用權歸於私人。所以平均地權是平均土地底使用權。從土地底增價歸於國家 來，平均地權是平均土地權利底享受。換句話說，平均地權是土地所生的利益由全體人民共同享受的意思。平均地權是作分配土地解。它所打擊的人，在城市為資本家（房主）；在鄉村為地主。但在方法上不是沒收而是照價收買。

農業呢？孫先生主張森林墾殖歸於國營。關於森林，他說：『種植全國森林的問題，歸到結果，還是要靠國家來經營』。關於墾殖，他說：『國家買收……土地，應均為農莊、長期資助移民』，並『供給』『資本種子器具屋宇』。防災亦然，他主張『用全國大力量通盤計劃來防止』水災旱災。在耕種灌溉方面，他主張『用機器耕田』，『用機器抽水』。這就非採取大農制度不可了。他確是如此。這可於他主張『農業合作』見之。那末國營農業豈不是很好的方式？當然是的，『農業合作』即附屬於它而為其一部分。於是農業遂工業化了。土地之於國家，有如資本。換句話說，農業成為國家所經營的實業之一部門。

這樣，國營實業就是國營一切生產事業了。用孫先生底話，即國家經營一切生利事業。分析言之，有

國營交通國營商業國營鑛業國營工業國營農業國營銀行等。這樣，豈不達到國產主義之境地了嗎？

誠然。孫先生看重國營實業，所以看重國家產業主義。有時，民生主義都不過國家產業主義而已。他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把三民主義分成『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兩段叙述後寫道：『三、民生主義。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聲乃較政治革命爲尤烈。……吾國經濟組織比較歐美雖異，而貧富不均之現象必與日俱增。故不可不爲綢繆未雨之計。由是參綜社會諸家學說，比較其得失，覺國家產業主義猶深穩而可行。且歐美行之而焦頭爛額者，吾國行之實爲曲突徙薪。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革命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國家產業主義，即產業國有，乃孫先生底『國有之策』底實現。他底國營實業就是國有實業。所以在「他提出國營實業之時（民元）即提出了『國有之策』，主張『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以後，在『實業計劃』中說：『歐戰中『各國自推行工業統一與國有後，其生產力大增』，可名『第二工業革命』。『中國今尙……未入工業革命之第一步』，故『兩種革命必須同時並舉。既廢手工採機器，又統一而國有之』。

但不論國營實業也吧，國有產業也吧，在今天，其意義皆不外於說國有資本，國有剩餘價值。這就是

說，生產工具歸於國家，人民與國家勞動，即賣勞動力於國家。這很顯然的是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國家產業主義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嗎？

但國有不是私有。要資本私有剩餘價值私有纔是真正的資本主義。國有實爲公有之一種。孫先生確把國有公有看成相同。這不僅可從他底『公有即爲國有』一句話看出，而且他確實主張公有。所以他一則說：『我國鐵道應提倡歸爲公有』；再則說：『大公司與資本盡爲公有』；三則說：『一切大公司組歸諸通國人民公有』；四則說：『集種種生產之物產歸爲公有』。這不是他主張公有的證明嗎？至於他贊成『亨氏（亨利佐治——青）之土地公有，麥氏（馬克思——青）之資本公有』，是不待說的了。

因此，孫先生底國營實業也是公營實業。這樣，我們可說他底公營有三種形式。一曰國營，由中央政府負經營之責。這是我們論述得很多的，不再提及。二曰省營，由省政府負經營之責。看『實業計劃』底第三計劃第四部，可知他有此主張。三曰縣營，由縣政府負經營之責。他在『建國大綱』第十一、十二兩條表示得很清楚。這三個形式，俱可並存。而一種生產事業，或由縣營，『或由省營，或由國營，隨於民心感其必要』，初無定見。至於實際上縣營省營之屬於國營，是不言可知的了。

公有公營是一個東西。公有係從分配上說，公營係從生產上說，此外沒有何種分別。因此我們可以任

用其一。現在就依習慣用公有二字吧。私有是資本主義底原則；公有是社會主義底原則。國有既是公有，那末資本國有與餘價值國有的經濟制度，雖是國家社會主義，却不就是資本主義，而又爲社會主義，可以叫做國家社會主義了。這是正確の見解。

別一方面，孫先生又告訴我們：『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舉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的確，『中華民國國家者，爲四萬萬人民共有之國家。此種（生產）事業既爲國家所有，即爲四萬萬人民所共有』。這可見共享和共有不可分離。共享必須共有；共有就能共享。於是民生主義底目的，如前所說的共同享受，便達到了。這種在國家內面共有共享的經濟制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是甚麼？

那末民生主義就是國家社會主義了。確實，孫先生是把民生主義作國家社會主義看的。他在民國元年一個講演裏說同盟會『政綱中』『採用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即是很好的證明。又他在講國營實業時提到『國家社會主義』，亦爲很好的證明。而最爲明顯的，則是這一句話：『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因此在那年的國民黨宣言中說有如次的一段話：『採用民生政策，將以施行國家社會主義，保育國民民生計，以國家權力使一國經濟之發達均衡而迅速』。

我們知道，國家社會主義是國有政策和國營實業之自然的結果。國有何以就是公有？孫先生何以又反

對滿清政府底國有？他告訴我們：國有要是公有，必此『國爲民國』纔有。若是帝國王國，則不可能。『滿清政府者，君主專制之政府，……故滿清政府之所謂國有，其實較少數資本家爲尤甚。故本會（同盟會——青）政綱之次序，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也』。那末民生主義之所以爲國家社會主義，在於它是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之故了。

不僅如此。民生主義之所以爲國家社會主義，還在於它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之故。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當然以國家爲範圍。要民族主義由中國底『獨立』『強盛』發展到『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完成『成一個大同之治』時，民生主義纔帶上大同主義底性質。於是民生主義就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而是世界社會主義了。換句話說，從前在國家內公有的，現在在世界公有。這也就是說，公有底國有性質完全失掉而成爲真正底公有。共享或共同享受亦然。從前在國家內共享，現在在世界內共享。因此共享底民族性質失掉，而人類的共享纔是真正底共享。是見各國大同，世界一家，乃是民生主義由國家社會主義過到社會主義的條件。

所以民生主義發展到國家社會主義階段的工作，中心在外而不在內，只有促進世界大同，國家社會主義纔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失掉偏狹的性質。大同主義對於民生主義有莫大的重要性。孫先生每一描寫民

生主義底理想社會，都提到大同。他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是很有道理的。

民生主義之所以達到這種境地，由於國營實業。一般人所看重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則無此作用。還是平均地權自身即可辦到土地國有，但在資本支配土地的今日，此土地國有亦不能使民生主義成爲社會主義。而解決資本問題的節制資本，若無國營實業，絕沒有成功可言。只有國營實業一實行，就不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都要造成國家產業主義，引起社會經濟底大變化，使「我中華民國之國家一變而爲社會主義之國家」。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點。

民生主義底目的是共同享受，「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但不國營實業，這個高尚理想，亦終於蹉跎而已，無法實現。因爲「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中國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以「爲克服底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如果發展資本主義，所謂「共將來」就不可能了。並且那是「以賺錢爲目的」的，與民生主義之「以養民爲目的」的迥然不同。何況「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呢？因此，民生主義要實現共同享受底理想，只有以國營實業來發達生產之一途。而且亦只有國營實業纔能合於民生主義對於生產問題和分配問題「同時注重」並同時解決之旨。國營實業給與民生主義以社會

性。

這在歐洲，自然用不着。它底資本主義發達，要實現共同享受底理想，只須變私有爲公有卽得。所謂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爲基礎者，就是這個意思。並且歐洲底社會主義因此變成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既然「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而中國資本主義又未發達，那它底共同享受豈不是空想嗎？這樣，民生主義便是空想「社會主義」了。然而孫先生却說：「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現在要生產，以國營實業爲主。它能造出共同享受底條件。民生主義是中國底科學的社會主義。所以國營實業給民生主義以科學性。

不僅這樣。在歐洲，正因爲資本主義發達，要實現共同享受底理想，大不必用武力的革命不能成功。其它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情形也像這樣。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而國營實業又由節制私人資本到吸收私人資本，造成國家產業主義達到共同享受底目的。可見「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所以孫先生斷然地說：「英美諸國……社會革命難，……或須用武力」；「中國……社會革命易，……則不必用武力」。國營實業給民生主義以和平性。

從此種種看來，國營實業之於民生主義，便有很大的關係了。民生主義之所以成爲社會主義，成爲科

學的與和平的社會主義，皆國營實業使然。那末，我們對於民生主義之應看重國營實業，還有甚麼問題嗎？

而且，正因為這樣，不看重國營實業，就不能認識民生主義。這裏，請我們舉幾種誤解出來。

有的人把民生主義看成是小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爲甚麼呢？因爲從字義看來，以爲平均地權是反對大地權，主張小地權；節制資本是反對大資本，主張小資本。這顯然是依照小有產階級底模樣來創造社會的理想。如果這種人知道了國營實業，並看重它，還能這樣說嗎？不能，絕對不能。因爲國營實業必然走向國家產業主義，對於地權不終於平均，對於資本不終於節制！

把民生主義看成小有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人，有的還要加上反動二字，說它是小有產階級的反動社會主義。爲甚麼說是反動呢？因爲經濟底進化是由小生產制度到大生產制度，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阻止大生產制度而返於小生產制度的辦法，當然沒有進步性和革命性了。這種見解完全是不知道有國營實業的結果。假如知道了，民生主義不是主張大生產制度的嗎？而且它有便於大生產制度之到來的作用！資本主義是聽其自然到來，民生主義是促其迅速到來，怎能說民生主義阻止大生產制度呢？

還有，就是把民生主義看成是主觀社會主義。理由呢？就是說民生主義要中國跳躍資本主義。他們以

爲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階段，不可跳躍。殊不知在代表世界史的歐洲已有資本主義同時又生出種種毛病之日，中國絕無覆轍再蹈的必要。資本主義之不可少的是生產技術而非生產制度。國營實業底機械生產，把它底技術保存了；共同享受或國家所有，把它底制度改造了。這種新的配合，更適於作社會主義底基礎。它是國家資本主義呀！所以知道有國營實業的人，絕不能說民生主義是主觀的社會主義。

至於把民生主義看作社會政策，更是不知道有國營實業了。社會政策是不超出資本主義界限的改良主義。那些看重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人，認爲民生主義沒有超出資本主義而只是一種改良。如果看重國營實業，情形便大不相同。有了國營實業，『資本制度便可以打破』。並且超出資本主義界限，形成一種共有共享底制度。這樣，民生主義還是社會政策嗎？

尤其要說的，是把民生主義看作資本主義那種見解。如果你說國營實業是國家資本主義，他便說國家資本主義也是資本主義。換句話說，他對於國家資本主義看重資本主義而不看重國家。這就是見他對於國營實業是看重實業而不看重國營了。殊不知國營實業不是私營實業，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私人資本主義。而真正的資本主義，是私人的，以私有爲原則。國營是公營，所以國家資本主義是公有資本主義或資本公有主義。那末以國營實業爲基礎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了。看重國營實業而對它有所理解的人，怎能說

它是資本主義呢？

上述種種見解，即把民生主義看成小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或反動的社會主義或主觀的社會主義或社會政策或資本主義的種種見解，是對的嗎？不看重國營實業，就根本不理解民生主義。並且不看重國營實業，連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也不能理解。持有那種種見解之一的人，對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是從字面上着眼的，對於基本的文獻和實踐的邏輯，完全不合。

國營實業不僅是實行民生主義的關鍵；也是理解民生主義的關鍵。無論就那方面說，都不可忽視國營實業。



一九三九，一一，三〇。

（刊於「時代思潮」第十一期——廿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二 與錢俊瑞論民生主義

我根據民生主義創立者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底方法尤其國營實業證明最後可以達到公有財產底目的，給『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以詳細的說明，這樣，三民主義便包有社會主義；同時經過三民主義底革命後就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局）——社會革命。於是得出如次的兩個結論：（一）中國有三民主義就夠了，用不着社會主義；因此，（二）中國有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就夠了，用不着實行社會主義的共產黨。這是我在很多地方都談到的。

有些社會主義者不以爲然。因爲這種理論否決了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在中國的生存權。他們遂異常地不高興。錢俊瑞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理論與現實」第一卷第一期發表的「論民生主義底本質」一文中，明白批評我，即是一個證明。因爲「時代思潮」第四期已刊出一篇反駁的文章，所以我到現在纔答覆他。同時他在「理論與現實」第一卷第三期對侯外廬先生提出的「簡單的說明」，亦要引及論及。

照理，錢俊瑞先生之批評我應該以我歪曲民生主義爲動機。然而他不這樣，他基於我『把民生主義解釋爲澈底的社會主義而歪曲社會主義』那一件事。侯外廬似乎也像這樣。所以他向侯外廬說：「馬克思是

馬克思，孫中山是孫中山。馬克思主義和三民主義是兩個完全獨立的不同理論體系和指導方針。……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決不能相互轉化，相互合併」。這就是說，兩者絕對對立，無法統一。很明白的，形式邏輯支配了錢俊瑞底研究。

然而這樣，與社會主義對立的三民主義，自然未包有社會主義，並且就是資本主義了，因為它在別方面是『民主主義』『不會是封建主義』之故。錢先生底意見正是如此。他明白把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看作『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運動底全部內容』。更說：『三民主義底根本任務首先就是反對封建的民主主義之任務，也就是資本主義底基本要求』。

那末，民主主義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了。他雖然不贊同有的人『乾脆地說民主主義就是資本主義』，甚至對於胡秋原底『附保留的資本主義』之說亦提出批評；但是他還是認定『民主主義具有資本主義底本質』，所以一則說：『民主主義在客觀上無疑地是徹底的發展資本主義』，再則說：『民主主義……在本質上要求澈底發展資本主義』。雖是他曾肯定民主主義『可以發展到社會主義』，然而不是『自然生長』性的，『必需艱苦奮鬥』，由『加強工人底組織和政黨』並『澈底地動員工農羣衆』而來的『一個突變』。他僅承認『和平發展是在理想上可能』，但又說：『一切都要由未來的條件來決定』。民主主義

義中沒有發展到或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因素。那末民生主義簡直就是資本主義了，頂多是附保留的資本主義。錢俊瑞與胡秋原實在是很好的同志。

但是孫先生明白說：「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上不同」，並且又說：「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更進一步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錢俊瑞雖然把後一句話認爲是孫先生「看到蘇聯革命底成功」纔那樣說而不知在蘇聯革命前六年和前十四五年就那樣說，却已一一承認。那末民生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嗎？他於是說道：「民生主義確是個突出部份，即突破民主主義底圍牆而向社會主義敲門」。又說：「民生主義……突破資本主義底範圍，……指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大同世界）之實現」。總而言之，孫先生「對社會主義抱熱烈的同情與理想」，「企求社會主義」。「這個強烈的理想構成三民主義尤其是民生主義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

是的。那末錢先生爲甚麼要批評我呢？於是他又這樣說起來了：「民生主義中並沒有客觀的社會主義成份，也不能自然生長成爲社會主義」。又說：「在……民生主義社會經濟體系中，我們即使用了一萬萬倍的顯微鏡也絲毫看不出（或幾乎絲毫看不出）有社會主義的成份」。孫先生之突破資本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爲理想，是「主觀上」的。換言之，他「在主觀上要突破資本主義底範圍」，「在主觀上要達成社會主義

這樣，把民生主義底資本主義性質和社會主義理想合起來看，「也就是說，民生主義在客觀上無疑地是澈底的發展資本主義，但主觀上却熱烈地期望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大同世界）之實現」。這又可說：「民生主義是本質上發展資本主義與主觀上企求社會主義之統一」了。於是錢先生便寫出如次的公式來，即：

民生主義＝客觀上發展資本主義＋主觀上建設社會主義

如果我們把他所說的話加以玩味，一方面，實現了的民生主義社會經濟體系中用一萬萬倍的顯微鏡也絲毫看不出有社會主義成份；它方面，孫先生『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抱有極熱烈的同情和憧憬』，因而『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這一類語……只是表明中山先生抱有這樣偉大願望與理想』。那末他底意思就是說民生主義底內容中本沒有社會主義成分，不過民生主義底創立者同情和願望社會主義而已。這樣，從民生主義底本身說來，民生主義便仍然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了。

理由呢？錢先生所舉出來的，共有三個：其一是就民生主義底歷史任務而言。他以爲民生主義出現在中國『半封建』的時代，又屬於革命的民主主義，當然是反對封建主義，發展資本主義的。這乃爲它『在

社會發展史上的規定性」使然的。不管它底創立者怎樣肯定「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民生主義在客觀上無疑地是徹底的發展資本主義」。其二是就民生主義底理想目的而言。他說：「中山先生並沒有具體規定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具體內容——除了引用「禮運篇」和蘇聯底模型以外」。這樣，民生主義在「主觀的意義上」之「有社會主義底內容」，亦「只有他所說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民生主義底理想這句話」了。其三是就民生主義底具體政策而言。錢俊瑞說：「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規定的兩大政策是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兩個政策都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因此它在基本上並沒有否定資本主義。恰巧相反，它正要發展資本主義。比方平均地權底最終目的是土地國有，而土地國有却是最徹底的資本主義的範疇。……講到節制資本，其方法不外發展國家資本和限制私人資本，……可以說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總之，「依照中山先生所規定的具體政策所能實現的社會，確乎也只是比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更能『養民』的資本主義社會」。

這三個理由，如果能夠成立，那末民生主義便真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了。反之，如果不能成立，那末民生主義也就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亦可斷言。我們同錢先生討論民生主義，就要抓住這三個理由作一充分的考察，看它們究竟能否成立。這是問題之所在。

使我看來，第一要緊的是不能走這條路。社會主義底發展的道路：是經過社會主義而實到社會主義，是一般的；後進的國家是向來，沒有經過這條路而實到社會主義的。現在代表一般的歐洲，說民生主義出現於中國底一半封建一時代是當然發展社會主義，無異於說歐洲是由封建主義而實到社會主義，中國也必有這樣。這是歷史底要求。可憐錢先生之所謂歷史，是歐洲的而不是中國的。用歐洲底歷史來決定中國現階段民生主義底性質和任務，未免荒謬。而要中國底歷史追隨歐洲，在方法上是機械論，顯然有承認一般而否認特殊之失；在主張上是尾巴主義，「我們步他們底後塵，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孫），永遠趕不上嗎？孫先生知道這點，所以提出「迎頭趕上」（同）的一次革命論來。他批評資本主義必經驗，認為是覆轍再蹈，見人患病而不知辨衛生，怎樣跳躍資本主義呢？民生主義。這就是說，中國以國家資本主義之助躍過私人資本主義。凡此種種，我已有很多的闡揚了，不再敘述。

第二個理由同樣不能成立。因為民生主義底理想目的，孫先生曾具體規定過。就錢俊瑞說的話看來，如闡述「禮運」底大同思想，指示蘇聯底實際模型，承受社會主義底共產目的，不是顯然的證明嗎？關於這點，我寫的「三論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文，有詳細的導引。那也是批評錢俊瑞這道理由的，發表於「血路」第六十三和六十五期，今收入「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一書中，請錢先生參看，不再述。

及了。這裏我想說的是：如果孫先生確如錢俊瑞所說：『沒有具體規定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底或共產主義底具體內容』，並不是一種缺點，正是一種優點，即爲民生主義底科學性之表現，孫先生是科學家，不願對未來的事多所描寫，否則近於空想；同樣又即爲民生主義底社會性之表現，『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那末社會主義底內容（依錢俊瑞、意味著理想的）便爲民生主義底具體內容，無須另外規定甚麼了。老實說，馬克思也是看重現實很少描寫未來的一個人，他又曾經『具體規定他所理想的社會主義底或共產主義底具體內容』嗎？

第三個理由也是不能成立。平均地權並非分配土地，而是以照價收買的辦法達到漲價歸公的目的以平均土地所生的利益。錢俊瑞也知道這點，所以說它主張土地國有。孫先生曾明白說過：『土地國有』和『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底話。國有不是私有。錢先生說平均地權『承認私有財產制度』，『是最澈底的資本主義的範疇』，顯然錯誤已極！他只知道『土地國有纔能在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底壟斷和一切封建殘餘，……纔能保證資本主義農業最通暢的發展』，而不知道它同時又能在農業上預防近代性的壟斷和已有的壟斷傾向，並保證社會主義農業最通暢的發展。他只知道孫先生『在一民生主義講演中提出七個改良農業生產的問題……都是使農業在資本主義線上欣欣向榮的具體辦法』，而不知道那也就是使農業在社

會主義途上欣欣向榮的具體辦法。問錢先生：社會主義是否也主張土地國有？社會主義是否也要解決「民生主義」黨演中所提出七個改良農業的問題？關於節制資本，錢先生已知道它是「發展國家資本和限制私人資本」，已知道國家經營大實業及「一切壟斷性質之事業」，已知道它走向「較少由私人『賺錢』的」，「一個國家資本主義」，還不是實踐的邏輯之必然嗎？因為國家資本吸收私人資本「和大魚吞小魚一樣」(孫)，其不能吸收者以「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同)之故成爲集體經營而隸屬於國家，情形正與今天的蘇聯一樣。而資本國有不是資本私有；產業國有不是產業私有。那末，孫先生說：「民生主義者，非反對資本，反對資本空耳」；又說：「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便都是對的了。錢俊瑞說：「他不否認資本主義」，說節制資本「承認私有財產制度」，顯然是一種歪曲的見解。他看重「節制」底字面，而不看重「節制」底實踐。

從此可知錢俊瑞底三個理由，無一能成立了。所以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他所論的民生主義完全不是孫先生的，因為他並不根據民生主義底文獻和邏輯，而只根據他底社會主義底成見。他是社會主義者，只承認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承認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如果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他底社會主義又放在甚麼地方呢？至少也不是惟一的或過焉的道理了。因此，他盡量找尋民生主義底資本主

義性質。民生主義本不是資本主義。於是他就只好從民生主義正客觀上的歷史任務、主觀（本身）上的理想目的、實踐上的具體政策來與以曲解。結果，他所論述尚完全與孫先生所主張的相反。孫先生說『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要眾人能夠共產』他說『民生主義承認私有財產』。孫先生說『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他說民生主義『不否認資本主義』。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說『民生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所以錢先生論的民生主義，完全與孫先生底民生主義不相干，而且相反。

就理論上說，錢俊瑞歪曲民生主義和竄改民生主義的原因在於對國有國營之缺乏理解。這裏，我們首先要喚起錢先生注意的，就是社會主義主張國有那一回事。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在『二個辦法中有七個辦法提到國有。最後他總括地說：『要使一切資本、一切農業、一切工業、一切運輸、一切商業都集中在國家手中』。馬克思起草的『共產黨宣言』，在十個辦法中提到資本、銀行、交通、運輸、工場及生產機關之國有。在列舉這些辦法以前，他總括地說過『要集中一切生產工具於國家之手』底話。第二要喚起錢先生注意的，就是國有不是私有而是公有那一回事。恩格斯說：『當一切資本、一切生產、一切貿易都一旦集中在國家底手中，此時私產制度便被廢除了，貨幣成爲廢物，生產增加。而人生底變化如此其大

，甚至使舊式社會最後一點殘餘也要消聲滅跡了」。社會主義主張國營，亦於此可見。國有必然國營，國營自須國有，二者實爲一物之二面。如此，錢先生承認「民生主義以國營實業爲基礎」；而又說他在民生主義中乃至「在孫先生底遺教中實在並沒有見到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實際政綱」，顯然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見解不合。

自然，他也有理由。他提了兩種國有和兩種國營之非公有的例證出來。第一是「封建領主變相的私有」那種國有。這與孫先生底國有無關。孫先生反對滿清政府底「國有之策」而自己又主張它時說：「必民權主義實施而後民生主義可以進行者此也」。這就不管告訴我們：民生主義是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在民權主義實施後「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孫）所以民生主義的國有不是封建主義的國有。這是很明白的一點。第二是「資本家變相的私有」那種國有。錢俊瑞底說明是就資本主義國家底土地國有而言。如果國家是資本主義，而國有的又只是土地，那必然如他所說的只「保證資本主義底通暢發展」。但民生主義的國有不限於土地，而有土地的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乃「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孫）的中國，即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國有不會成爲「資本家變相的私有」。所以民生主義底國有不是資本主義底國有。至於錢先生提出的兩種國營：俾士麥的和希特勒的，顯然與孫中山的不同。俾

士麥主張國營實業之時，德國底資本主義已發達，階級分化已明顯，而其目的在實行社會政策，消滅社會主義，所以國營的部門不多。希特勒底國營實業，同樣如此，更是如此。這當然不能廢除私有財產，造成社會主義。孫中山主張國營實業之時，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顯，而其目的不限於實行社會政策，尤在實行社會主義，所以國營的部門很多。錢先生已知「實業計劃」是「發展國家實業」的計劃。那末把其中所列的鐵路（全國的）、工業（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五類）、鑛業（鐵煤油銅等及冶煉）一國營了，再加以土地國有，會與俾士麥和希特勒底國營實業相同嗎？他知道張伯倫父子和荒木本莊底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之不同，不知道俾士麥和希特勒底國營實業與孫中山底國營實業之不同，未免有些遺憾吧。

因此，由種種國營國有（封建主義的國有除外）形成種種國家資本主義，是可斷言的。但不管其爲俾士麥的吧，希特勒的吧，僅是土地國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吧，皆不能與孫中山先生底國家資本主義比。前三種，國家資本少於私人資本；後一種，國家資本多於私人資本。這種數量上的差異，形成質量上的差異。即前三種不能突破資本主義底範圍，因而不能發展到社會主義；後一種則能「突破資本主義底範圍」，「發展到社會主義」。蘇聯所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屬於後一種。它可說是民生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之

實驗。

錢先生不明白這個道理，竟說它們是爲一談。因此，他心目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原來是……運用國家底努力，統制全國的企業，參加於經濟的發達，資本主義底發展。所以誰要提國家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描摹到社會主義一樣，那便犯了滔天的大罪」。其實，他不知道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只是希特勒的。而且嚴格講來，還只屬於統制經濟一項，可名之曰國家統制主義。我以爲真正的國家資本主義，至少必須以國家資本多於私人，本爲原則。如果不然，國家資本無力支配生產，怎能成爲一種經濟制度呢？所以配得上國家資本主義之名的，是以國營實業爲基礎的民生主義達到國家產業主義階段的形態。蘇聯由新經濟政策所達到的現階段形態則與它同屬一類。

這兩種國家資本主義有沒有分別呢？有，卽：在蘇聯，占有資本的國家，是工人政權，採取蘇維埃主義的形態；在中國，占有資本的國家，是全民政權，採取民權主義的形態。其中原因在於蘇聯經過資本主義底發達和階級分化底明瞭，從而經過「須用武力」（孫）的社會革命；中國未經過資本主義底發達和階級分化底明瞭，從而只經過「不必用武力」（孫）的社會革命。至於達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蘇聯爲新經濟政策；中國爲國營實業。新經濟政策底意義，如我所常說，在積極方面爲國營實業，在消極方面爲節制

資本，即用國家資本吸收私人資本的辦法。國營實業底消極作用就是節制資本。所以新經濟政策與國營實業相同。

但錢先生在這裏提出了「國家政權底性質」、「剝削事實底存在與否」、「直接生產者階級獲得了徹底解放與否」等問題。我以為實行國營實業，在蘇聯，因為經過資本主義底發達和階級分化底明瞭，有資本政權和直接生產者受剝削之存在，當然要以直接生產者掌握政權消滅剝削為條件；在中國，因為未經過資本主義底發達和階級分化底明瞭，沒有資本政權和直接生產者受剝削（階級分化底明瞭底意義中）之存在，當然不必以直接生產者掌握政權消滅剝削為條件。須知，如我所說：「國營實業並不是社會主義」，雖李鴻章和張之洞一流人也贊成它，這用得着甚麼直接生產者的政權或「工人統治着的國家」？

所以在中國實行國營實業造成國家資本主義的條件，與蘇聯不同，乃至與其它一切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的國家均不同。以為中國必須具有蘇聯乃至其它一切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的國家所具的條件而後纔能實行國營實業造成國家資本主義，顯然是一種機械論的方法，甚為錯誤。其要中國底實際去將就無產階級專政底原則，不又陷於觀念論的泥坑之中了嗎？

但中國和蘇聯所實行的國營實業，可以達到同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如前所說，異於俾士麥、希特勒

、及資本主義國家底國家資本主義而爲國家資本多於私人資本之最大的國家資本主義。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國有剩餘價值國有的經濟制度。要辦私有爲公有，必須經過國有，這是社會主義提出國有政策的原因。但情形如我所已說和常說，國有不是私有，實爲公有之一種。公有爲社會主義底原則，所以國家資本主義實爲社會主義之一種，可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但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種類，所以國家社會主義也有很多種類。中國和蘇聯底國家資本主義是同樣的，其國家社會主義亦必然同樣。這就是說，它與普士麥和希特勒乃至張君勱底國家社會主義不同。

放開蘇聯底國家社會主義，且把中國底國家社會主義談一談。中國底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這於孫先生『提倡國家社會主義』（孫見之。他更明白說過：『民生主義者即國家社會主義也』。此種國家社會主義，與他說的『國家產業主義』相同。這就是說它與產業國有爲原則。因此他告訴我們：『準國家社會主義，公有即爲國有。國爲民國，國有何異於民有。國家以所生之利，舉便民之事，其民即共享其利』。所以國家社會主義是在一國之內共有共享的制度。我在闡揚民生主義中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是這樣的東西。其與蘇聯底『一國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國家社會主義相同。

錢俊瑞曲解我底意思，把我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解作與普士麥底國家社會主義和希特勒底國家社會主

幾相提並論。他只知道『一般所說的國家社會主義』，『現在世界上流行的國家社會主義』，而不知道中國在民生主義某階段中的國家社會主義。蘇聯在社會主義採取民歐形式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殊不知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多種類，則國家社會主義也應有很多種類。而認真說來，必要國家資本多於私人資本，因而國有財產多於私人財產，甚至只有國有財產而無私有財產，纔能叫做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資本少於私人資本，因而國有財產少於私有財產，換言之，國有財產並未占優勢，並未支配經濟生活，還不能叫做國家社會主義。所以俾士麥和希特勒乃至張君勱底國家社會主義，好像『張伯倫父子和荒木本莊之類』底社會主義一樣。然而錢先生竟把他們底國家社會主義，特別與希特勒底國家社會主義，拿來與孫中山和斯大林底國家社會主義一視同仁，未免奇怪！尤爲好笑的，是他反說我把它們『攪在一起來魚目混珠』。冤枉不是批判，休矣我們底錢先生！

回到本題上來論民生主義吧。民生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但不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因爲『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語，社會主義是世界的。同時孫先生又說：『民生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所以民生主義要由國家社會主義走到世界社會主義方算完全實現。從國營實業起點現在，民生主義經過了三個階段：

(一)國營實業——大實業內無私有；

(二) 國家產業主義——國家內無私有；

(三) 大同主義————世界內無私有。

錢俊理說：『私有制消滅却是社會主義底最重要的特徵』。那末便可看出，國營實業是大實業社會主義，國家產業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大同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於是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便爲顛仆不破之論了。

從此可知錢先生以爲民生主義要經過一類『發展』，並且在發展中要像『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需要『一個革命』那樣須以『加強工人底組織和政黨』並『澈底地動員工農羣衆』的『艱苦奮鬥』爲條件，纔能成爲社會主義，實在是錯誤的見解。他根本不明白『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底意思。就以他底民生主義是國家資本主義來說吧。既然『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底前身，是社會主義最根本的準備階段』，以致『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已經沒有甚麼中介的東西』，那末由國家社會主義到大同主義，即世界社會主義，還不是沒有國家即得嗎？凡此並不是說由國營實業到國家產業主義，由國家產業主義到大同主義，非常容易，用不着人的努力，實在是需要人底努力甚至很多的努力。不過這種努力決不會採取階級爭鬥底形式，則可斷言。國營實業以大的國家資本吸收小的私人資本，經濟地消滅有產階級

於無形。此時底無產階級，鬥爭底對象，而且，這階級有階級之說也失掉其無產階級性質而為簡單生產者或職業者，根本沒有階級了，這有甚麼階級爭鬥？由國家產業主義到大同主義，即由國家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亦復如此。人底努力在促世界大同。錢先生把這個見解看成『捏泥娃娃』和『叫幼稚班學生做簡單的減法』，這自己缺乏理解之表示。老實說：滑稽的譬喻只是滑稽的譬喻，並不算得批評。

這樣，民生主義之由國營實業到社會主義也有，是『和平發展』，便可斷言了。這個和平發展，不僅「在理想上是可能的」，而且在實踐上「可能」。所以它是必然的。錢俊瑞以為『決不是必然的』，甚為錯誤。這裏我要喚起錢先生了解國營實業底必然性。中國經濟從現在的情形和平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關鍵，即在於此。並且我要告訴錢先生，不了解國營實業底必然性便無法了解民生主義之為社會主義的一點。我說中國國民為社會主義民族的理由，亦在於此。

可惜，錢先生不了解國營實業底必然性。因此他不知道和平發展及其他種種問題。這就無法了解民生主義了。錢先生在論民生主義，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文章，的舉對於民生主義還沒有了解。他所說的民生主義，甚麼『本質上或為資本主義與主義上企求社會主義之統一』，甚麼『革命民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甚麼『不是社會主義』，都是已自他底捏說或杜撰，從文獻上和邏輯上說來，俱非孫先生底民生主義。這

是我已說得很明白的。錢俊瑞根本不了解民生主義。

其實，他不但了解民生主義，而且不了解社會主義。要證明這點，只須引出他說的一段話來就夠了。那段話即：『我們要了解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首先就要明白甚麼是民生主義，甚麼是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底意思，我們已經研究過了。那末甚麼是社會主義呢？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應該是概念明確的，它必須具這些特徵：（一）國家政權屬於勞工階級；（二）消滅私有財產，生產手段屬於勞動者的國家；（三）真正的計劃經濟；（四）以改善勞動大眾生活與擴大社會主義再生產為宗旨的分配方法；（五）沒有階級，沒有剝削』。

『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底社會主義，是『一個社會經濟形態』。所以錢先生也說過：『從民生主義到社會主義是從一個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到另一個社會經濟形態』底話。那末，它底特徵之最基本的是公有財產。在其下可以有（三）（四）（五）那三個特徵。（一）（二）兩個絕不能存在。難道錢先生不知道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是要消滅階級和消滅國家的嗎？且錢先生一面以勞工階級之存在並且掌握政權為特徵，一面又以沒有階級因而沒有剝削為特徵，未免自相矛盾。老實說：就是不作『一個社會經濟形態』而作一個社會經濟思想看的社會主義，亦是把階級爭鬥和無產階級專政因而把勞動者的國家當做方法，要公有財產纔是日

的吧。那末錢先生是懂得了社會主義的嗎？

要懂民生主義，固然要懂國營實業，同時也要懂社會主義纔行。不懂社會主義，是無法了解民生主義的。從而對於孫先生底『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一個命題，更不能了解。如我在『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齊底序言』之所說，認識三民主義底性質（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在認識三民主義中有關鍵作用。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不是特別看重民主主義嗎？錢俊瑞不了解民生主義，因而也不了解三民主義。他說『三民主義是東方偉大的民主主義的結晶，是革命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化』，『是澈底的資產者革命的民主主義』，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運動底全部內容』，就是很好的證明。因為他把民生主義看成『資本主義性的』，所以三民主義也就是資產階級的了。這是全然錯誤的見解。

但錢先生說這兩句話不無若干理由，這兩句話即：『歷史對中國人民的作弄是深刻的。它安排好各種條件使得一切非三民主義的信徒不能不服膺三民主義』。如果把『人民』二字改成『某些青年』（確實地說，即社會主義者），這兩句話便全有理由了。然而我感覺得還應加一句，即對於三民主義不僅服膺，並且研究了解，發揚光大。這是很必要的。如果只是服膺，還要歷史作弄一次纔來研究了解，發揚光大，那就未免太蠢了。何況三民主義始而被國民黨終而被其它黨一致奉為抗戰建國底最高原則，研究了解它和發

揚光大它實爲抗建國所必需呢？說現在大家都『忙於打日本鬼子，還談不到甚麼社會主義不社會主義』，顯然把抗戰與建國分開了，是不對的。錢先生既承認『就是中國共產黨也正忙着抗戰，爲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奮鬥』，中國國民黨更其如此，那末民生主義是否即爲社會主義，三民主義是否包有社會主義，當然是必須討論的問題。所以我們對於民生主義和三民主義寫了很多東西，並闡明其社會主義性質，實在是必要的。只有那些宣揚國際主義和階級爭鬥的論著，纔無益於抗戰建國，而且有害於抗戰建國，應該停止。

一九四〇，六，三

（刊於「時代思潮」第十八期，

二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出版；又刊於「革命鬥爭」第二
和三册，同年某月出版）

三 與侯外廬論民生主義

侯外廬先生在「時事類編」特刊第二十八期發表了「科學的民生主義研究」一文，說明他對於民生主義的認識。九個月後，他又在「理論與現實」第一卷第二期發表「民生主義底偉大理想」一文，以「補充和修正」錢俊瑞底民生主義意見（即「論民生主義之本質」）。這兩篇文章，與錢俊瑞底「論民生主義之本質」，同為共產黨人和準共產黨人對於民生主義的代表作，值得注意。我們爲了維護民生主義底正確意義，曾與錢俊瑞討論一次。現在特根據這兩篇文章，再與侯外廬討論一次。

侯先生與錢先生不同的地方，在於他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底關係看得較爲密切。詳細說來，他承認「孫中山先生對於那種和一般社會主義形成反面的資本主義，在許多講演詞中曾做了嚴厲的攻擊」；而那時在這許多講演詞中又「曾能大略看到社會主義理想性的敘述」。因此他肯定「民生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民生主義有解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矛盾之可能」。所以「民生主義不約束於資本主義，……並衝破社會主義底門戶」，「以至社會主義底建設期」。爲甚麼呢？因爲他認定「民生主義底發展國家資本並不約束於資本主義」；「民生政策（含有國營實業的節制資本——育）和新經濟政策有類似點」。這就是

說，民生主義可以自己發展到社會主義。

所以侯先生對於民生主義的認識，比錢俊端高過一等，而與我們接近。這是值得稱誦的。但接近只是接近，到底還有若干距離存在，不能說是相同。

這距離為何？很明白的就是他在「科學的民生主義研究」中說的「實行」、「奮鬥」、「克服」等等。因為民生政策要有新經濟政策底作用，應「以中國革命底發展與領導底正確為斷的所謂『實行』底程序」。『假定問題關係如同新經濟政策……亦……要正確的領導奮鬥，克服左右偏差底錯誤』；而且需要『更困難』的『克服工作』和『更艱苦』的『奮鬥過程』！他在「民生主義底偉大理想」中，除『奮鬥』、『克服』外，則提出『工農政策』來。其意即：『社會主義底鬥戶撞破之後，便達民生主義底理想過程……它由正確的工農政策底領導，可能由上一決定的環轉入下一決定的環。當然環與環之間不是一句空話所能解決，而是一個奮鬥克服底過程』。所以他說：『到社會主義之路，因了使民主革命幹到澈底，接近於社會主義底鬥戶，遂以工農政策底內容發展而衝破之』。『因此，這最實在的工農政策之發展意義，成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相互結合與統一底契機。

爲甚麼說「實行」、「奮鬥」、「克服」、「工農政策」是侯外廬與我們底距離或不同之點呢？難道

我們就不注重『實行』、『奮鬥』、『克服』、『工農政策』嗎？不注重這些，必然不能由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走到社會主義；而且根本還不能從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咧！何況侯外廬之所謂『實行』，乃是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底實行』底『實行』之引用？所謂『工農政策』，又在孫先生指導下的『一大會宣言』中有其根據呢？

不錯。但是我們知道，侯先生底『奮鬥』和『克服』，實自有其意義。所謂『實行』和『工農政策』亦然。孫先生底『實行』，意味着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之見諸事實；孫先生底『工農政策』，乃是發動工農參加國民革命的辦法。而侯先生底『實行』、『奮鬥』、『克服』則以階級爭鬥為內容，『工農政策』則以社會革命為目的，因之亦歸結於階級爭鬥。爲甚麼呢？因爲他是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者，把階級爭鬥看成社會主義底本質，換言之，把階級爭鬥看成社會主義底基本方法，所以要實現社會主義非採用階級爭鬥不可。但在現今，有種種情形使他不能明白說出『階級鬥爭』來，故用『實行』、『奮鬥』、『克服』、『工農政策』等或多或少含糊的字句。然而有識者則無不知之。

像這樣地把反於民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內容輸入民生主義的辦法，對於民生主義說來，不合已極。須知民生主義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防止私人資本，有國營實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依照大資本吸收小資本的

法則，必然造成國家資本主義，即資本國有剩餘價值國有的國家產業主義。如此，階級沒有了，何來階級爭鬥？至於在國家資本主義未出現以前的『實行』、『奮鬥』、『克服』乃至『工農政策』，皆不帶階級爭鬥性質。因為中國在今天處於『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地位，尙未發生階級爭鬥，此時即行民生主義，當然沒有帶階級爭鬥性質的『實行』、『奮鬥』、『克服』、『工農政策』之可言。

但是侯外廬因為看重階級爭鬥，遂看重那對於階級爭鬥有展開作用的民主主義或民主革命。因為階級爭鬥是使民生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必要途徑，所以民主主義或民主革命亦為民生主義達到社會主義的必要途徑。尤其徹底的民主革命有此作用。這種概念，當從列寧來。因此『民主革命使資本制度發展而不必約束於資本主義』。『民主革命幹到澈底，就達於社會主義底門戶』了。

因此，侯先生以為平均地權要達到社會主義，非澈底的民主革命不可，所以他說：『澈底的民主革命底『高漲』，由正確的領導，達到接近於社會主義底門戶……，即由平均地權達到耕者有其田』。同樣，節制資本要達到社會主義，亦非澈底的民主革命不可。所以他說：『節制資本政策底地位，是由民主革命底高漲經過取得社會主義要素發展底主導權以至社會主義建設期這樣一列底過程』。由此推之，『民生政策』與新經濟政策底『類似性』，亦是以一列『實行』過程的民權高漲以衝破社會主義底門戶為條件的』。

預防資本主義嗎？要『高漲』充實了『預防』，預防（織）是有現實性的。否則……單用民生政策底消極預防意義，則預防便是一種空想。所以民生主義之『不應概念化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可『達於社會主義底門戶』的，端在『中山先生底革命的民主主義』。

爲甚麼這樣看重民主革命呢？原來他底意思還不僅是爲了展開階級爭鬥。要有進一步的了解，須看他所崇奉的列寧是怎樣說的。列寧論到巴黎宮閥納（有譯爲巴黎公社者）時說：『這裏恰恰可以看到『由數量變到質量』底情形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實現的那樣最完美最澈底的時候，它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即是『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變爲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制，從用以壓倒某一階級的『特殊力量』的國家變爲用大多數民衆——工人和農民——底全體的力量壓制壓迫者』。『國家與革命』，叫做蘇維埃（一革命與考茨基）了。民主制發展到這樣的階段時，它就跳出了資產階級社會底圈套，而開始其社會主義的改造』（一國家與革命）。這不『恰恰最明顯地表現出一個轉變』（同）嗎？

所以侯外廬底『澈底的民主革命』或『民權高漲』等等，乃是意味着蘇維埃的轉變，即社會革命的。列寧底學說來自俄國底經驗。俄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即是由民主革命到澈底的民主革命，或由民權

到民權高漲。侯先生以爲民生主義要達到社會主義底門戶。須經過澈底的民主革命或民權高漲，就無異於說民生主義要成爲社會主義須經過社會革命，像俄國那樣建立蘇維埃的流血暴動。這就是說，民生主義要以用武力的社會革命爲紐帶纔能與社會主義連接得起來。

這全然與民生主義相反。孫先生以爲『中國資本家未出，障礙物未生』，『故社會革命易，……不必用武力』（孫）。其法爲何？如前所說，即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防止私人資本主義，國營實業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而已。他更告訴我們：『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那末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我則以爲，只要把國營實業做到，社會革命便全部完成。

而且，侯外廬底見解，不僅與民生主義相反，又給民生主義添了一個蛇足。因爲澈底的民主革命——社會革命：照俄國底經驗，必需工農。所以他把『工農政策』看成『民生主義所以是社會主義』之『一限定』，並說它爲『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統一底契機』。這是不對的。一全大會宣言中的工農政策，前已辯明過。民生主義內亦可有工農政策，然而它不以此作它爲社會主義的條件。老實說：民生主義爲社會主義的條件與階級分化明瞭的歐洲有所不同。

此外，他還給民生主義添了一個蛇足。因爲侯外廬着重澈底的民主革命，遂把二全大會宣言說的『一

日造成人民的軍隊，二日造成廉潔的政府』看成是『取得了巴黎公社的所謂『民衆政府』以及『廉價政府』之意義』。孫先生並不主張蘇維埃，所以他說：『中國有中國底制度，俄國有俄國底制度』，怎能說他主張蘇維埃式的巴黎公社呢？這完全是侯外廬讀了列寧底『國家與革命』而有的附會。他底『民生主義底偉大理想』，把那書和『革命與考茨基』（他誤爲『國家與革命』而徵引着）抄了很多。

但是他對於民生主義原有的東西又減少了。他着重澈底的民主革命的辦法，簡直把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完全分開。因爲民生主義不能自己發展到社會主義，需要外來的武力的社會革命，即澈底的民主革命。那末社會主義便不包含在民生主義內了。這與我們底見解相反。我們底見解以爲民生主義有如次的三個階段或三種形態：

- (一)國營實業，大實業內無私有——大實業社會主義；
- (二)國家產業主義，國家內無私有——國家社會主義；
- (三)大同主義，世界內無私有——世界社會主義。

侯外廬不懂得這些，所以對於孫先生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民生底理想』認爲『主觀上的社會主義』和『理想上的社會主義』。因此，孫先生講演中的那一類話，不過『主觀性的社

會主義』或『理想性的社會主義』『滲透於思想系統中』而已。正是如此，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底實現』，只在可能前途上有著意義』，並不是必然的。

這很明白看出侯先生雖知道『民生主義底發展國家資本並不約束於資本主義』，却不知道國家資本之爲社會主義要素，因而不知道社會主義實爲民生主義底國營實業之邏輯的必然。那末民生主義要由主觀性的社會主義變爲客觀性的社會主義，就有賴於『澈底的』民權革命底領導』了。『在民元階段』，沒有『澈底的民權革命底領導』，所以民生主義底社會主義是理想上的，『沒有在社會實際中佔有位置』。『然而到了民十三年前後就不同了。外而產生了中山先生所謂『世界人類生出一個大希望』的俄國革命，內而中國工農政策底基礎發展達到成熟，因而不但使民權革命底澈底核心問題壯大起來，而且使社會主義底前途問題實際上具備實踐的意義。』這時，孫先生底『理論』『發展』了，有『多於民元階段的東西。那就是除了革命的民主主義客觀性而外，還增加了社會主義主觀性到其客觀性的飛躍』。

這種見解是錯誤的。因爲民生主義之社會主義客觀性，不在民十三年前後纔取得。它原不是主觀性的，從來就帶客觀性。而其環境，既非外面的俄國革命，亦非內面的工農政策。爲之關鍵的，也並非澈底的民權革命底領導。其實踐意義，同樣不在於這一切，也不在於核心問題之壯大。老實說：這全與民生主義

無關，而僅爲侯先生從外塗上的馬克思主義色彩。

爲甚麼這樣？我看是由於侯先生根本不懂得民生主義底社會主義客觀性或民生主義底客觀性之故。很明白的，民生主義是孫先生於一八九六至九八年間留居歐洲見到社會主義——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而後成立的。他原只主張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那時『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孫），以謀社會主義底實現。他『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同）。

可見民生主義底客觀性在於歐洲。是的，歐洲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所以『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這就是社會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民生主義。』（孫）。於此我們便可了解『民生主義所發生的緣故』（同）了。中國呢？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只有大貧小貧底分別』（孫）。所以孫先生說：它底『社會問題，其患在將來』，『現在……還沒有』。但是『人底眼光，要看得遠』，不可近視。何況『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歐美社會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極好的教訓』呢？所以我們應該『思患預防』主張民生主義。

中國底民生主義，有歐洲底事實作根據，當然是客觀的。中國底思患預防，亦有客觀性質。難道見了

已覆的前車，後車便臨崖停駛，還不是科學的辦法嗎？又如見人染病服藥，自己便『注意於衛生之道』（孫），還能說是主觀的空想嗎？夏季注射防疫針，不僅是極客觀的而且是極聰明的辦法。何況歐洲發見的『患』，乃『生產增加所不可免』（孫）。現在『我們雖看不見，……子孫總可以看得見的』（同）。並且有遠大眼光的人，現在也能看見。那末歐洲發生的『患』，實已存在於中國了。所以民生主義是有中國底事實作根據的。確實如此。比之歐洲，中國雖無大富，却有『小貧』。現在如果不思患預防，此小貧便要變爲大富。那末『三十年之後不革命，五十年一百年後一定是變革命的』（孫）。所以現在的小貧其將來的發展，是民生主義所根據的中國事實。

可見民生主義不僅有客觀性，而且有雙重的客觀性。它以成熟的歐洲事實和幼稚的中國事實作基礎。所以孫先生說有這樣的話：『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在中國却還在幼稚時代』。但是『科學』地『研究』民生主義的侯外廬，把中國與歐洲分開，簡直看成連思想上的關係都沒有，因而看不見民生主義之成熟的歐洲事實；同時他又以眼光短淺之故，或在方法上不能把握活生生的實際之故，看不見民生主義之幼稚的中國事實。孫先生不然。他看見了，並且告訴我們了。除前述種種外，談到三民主義底成因，他一則說：『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迹者』（孫），再則說有『順應世界之潮流』（同）者。但那把中國離開其

界而孤立觀察的眼光短淺之徒，例如侯外廬，反說他底民生主義沒有客觀性，而只是「主觀上的社會主義」和「理想上的社會主義」。這是何等的不幸啊！

我們必須拒絕侯外廬底謬論，極端承認孫先生如次的話，即他身為大總統率師北伐時說的：「本大總統觀察世界底大勢，想到本國底情形，以為行民族革命同時要實行民權革命，要行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纔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防患於未然」。足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皆因治病而求艾；民生主義則為思患而預防。……故衛生之與療病自亦不同，一則防之於未然，一則治之於已發」。但其對於身體底保養說來，同其重要而皆不可少。並且，衛生學與醫學學還不同是科學嗎？至於防止禍患易於撲滅，科學則是為了預見。所以民生主義實為理智作用之高度的發揮，有足多者。

侯外廬不了解這一切，即不了解民生主義底客觀性——科學性和衛生性——預防性，因而不了解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底意義，以致不了解民生主義究竟為何。這是他前述錯誤之邏輯的必然。

對於平均地權，他一則說是「澈底民主革命政綱」，再則說是「民主主義底高漲」。為甚麼呢？因為馬克思說：「土地國有就是農業上盡量剷除中世紀底壟斷與中世紀底關係」；列寧據此又說：「中國民主澈底……土地綱領，實際上改變不動產底一切血腥基礎，只是消滅封建式的剝削」。侯外廬除開復述這些

意見外，還加說一句：『平均地權底思想，最初亦是由民主革命底範圍內提出，並非由社會主義底範圍內提出』。

這是錯誤的。要歐洲近代的土地國有纔是澈底民主革命底政綱或民主主義底高漲。馬克思底話只適合於歐洲。中國爲後進國，要『迎頭趕上』（孫）歐洲並獲得『後來居上』（同）的成功，須『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同）。所以它底土地國有，如平均地權所達到的，就還要同時剷除或預防近代底壟斷與近代底關係。因之它含有廢除土地私有的意義，即社會主義底意義。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最早文獻——同盟會宣言，就是如此。它在平均地權下寫道：『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肇造社會的國家……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與衆棄之』。

這可見孫先生底平均地權思想，最初即是由社會主義範圍內提出的了。誠然。他把它作爲實際等於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底辦法，即達到共有共享的辦法，不是這樣的嗎？『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底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到資本家』（孫）。換言之，資本發達底程序是由土地資本而商業資本而工業資本。中國在成立民生主義時代，商工業未發達而城市土地已漲價。要廢除私有實行共享，就是平均地權，即以照價收買之方法，收漲價歸公之效果，達國民共享之目的。所以平均地權不是分

配土地，乃在國有制度下平等享受土地權利的意思。所謂「耕者有其田」（孫），則爲佃農平等享受土地權利的一種辦法，即：佃農在平均地權下耕者有土地，不再給地主納租，收穫「完全歸到農民」（同）。這顯然就使用權而言，不就所有權而言。無論如何，平均地權以上地國有爲基礎。孫先生在很多地方會明白說過。侯外廬以爲「平均地權……承認資產階級的法權：私產權利」，是錯誤的。

對於節制資本，侯外廬說：「節制資本政策在民主主義高漲的階段，即在民生政策前後，是與平均地權政策相並『實行』澈底的民權革命」的。它實爲「民生主義底補充」。所以「節制資本政策在這裏，並不能從形式上國家資本主義去了解，主要在於否定官僚主義的國家集中制，而代替以『澈底』民權底『補充』精神」。

這種見解，如果是對的，那也同平均地權之剷除中世紀的壟斷一樣，是附帶的。節制資本底主要意義在於「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預防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孫）。其辦法，消極的是抽所得稅一類，積極的是國營大工業。它底經濟性，它底預防資本主義性，甚爲明顯。這是不用着再說甚麼的了。

還應該說及的，是侯外廬既知道「一大會宣言中的節制資本以國營實業爲內容，可以達到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又知道國家資本主義『不約束於資本主義』，爲甚麼還說：『節制資本……承認資產階級的法權：

私產權利」。一般人對於節制資本與私產權利問題，總是從節制資本底字義上觀察而不從國營實業底邏輯上觀察，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根據侯外廬對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見解，可知他對於民生主義實在沒有正確的認識。既然平均地權是「民主底補充」、節制資本是「民主主義底補充」，那末民生主義也是民主底補充或民主主義底補充了。他底意思確是如此。所以他明白告訴我們：「民生主義是『民主主義底補充』，而不『約束』於資本主義」。『甚麼是民主主義底補充呢？第一、……澈底掃除封建』，扶助工農發展；第二、『造成人民底軍隊』和『廉潔的政府』，以破壞『資本主義國家機體』，『取得巴黎公社式的……之意義』。

我們不否認在實行三民主義中以民權主義爲主時，民生主義是從，即爲民權主義底補充。因爲在實行中以任一主義爲主時，其它二主義皆是從，而爲它底補充了。這是就三個主義『同時並行』（孫）中相對劃分爲三個階段（很短）而言的。但整個說來，因其相對劃分次序總是由民族主義而民權主義而民生主義之故，民生主義最後到來，實有目的之意。孫先生在「民報發刊詞」中所敘述的「歐美之進化」（孫），即是如此。「辛亥革命後，他在同盟會中講演，謂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二者已獲『成功』，『則今後更極其心思，盡其能力以達最後之目的』云云，不是把民生主義作最後目的看嗎？……他在「建國大綱」上說：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其次爲民權，……其三爲民族」。又在「民生主義」中說：「民生爲社會進化底重心，……歷史底重心」，因而成立一個民生史觀或民生主義的歷史觀。凡此不是他看重民生主義的證明嗎？」（拙著「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

其實，侯外廬不認識民生主義，還不限於他把民生主義看作民權主義底補充，尤在於他不了解民生主義底性質和內容。他雖然知道民生主義不約束於資本主義，却不敢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他指孫先生這種話看成「主觀」的願望和「理想」的目的，便由於他不看重民生主義內的國營實業，不知道國營實業底必然結果。他雖是經濟史觀底信徒，却只從政治上展望民生主義，不敢從經濟上來認識它。如果從經濟上來認識它，便知民生主義是由國營實業之邏輯的發展而自己達於共有共享的境地。在發展過程中固免不了外來的人力，一切皆人爲，並非「自然生成的」，豈可不需人力？因此民生主義有資於民族主義，還有資於民族主義。但外來的人力之所以成功，實以內在的必然爲條件。「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應從其內在的必然上去了解。形式邏輯底觀點是錯誤的。

一切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之不了解民生主義，皆由於此。侯外廬並未例外。所以他認爲民生主義底「到社會主義之路」是「衝破」而不是「跳過」和「劃溝」。所謂衝破，就是以工農底爭鬥發展到社會革命

來變民生主義爲社會主義。此種見解，我在前面和別處均批評過。這裏，我要說的是民生主義底到社會主義之路，固不是割溝，亦不是衝破，而是跳過。它使中國在『實業尙未發達』、『只有大貧小貧』（孫）的時代走上社會主義。其跳過私人資本主義是由於國家資本主義之力。所以民生主義並不因此跳過而變成空想的社會主義。侯先生根據列寧把它看做『民粹主義的幻想』，是不對的。同樣，侯先生徵引馬克思把它指爲『共產主義運動底特別的原來的形式』，更是不對。

這裏，有一個根本問題必須談及。一切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均以爲社會主義底科學性在於它以資本主義爲條件，以階級爭鬥爲方法。因而凡不通過資本主義不採用階級爭鬥的主張，都是空想。所以任何國家要由封建主義走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社會進化底歷史之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一般的法則，不能有甚麼例外。這在馬克思底理論說來，應該如此。徵諸事實，它合於先進國底情形。這種先進國，以歐洲爲代表。所以我常說，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歐洲的社會主義。如果用於後進國，便多所不合。馬克思根本沒有說及後進國如何走上社會主義的事。中國是後進國，所以用不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如果要，那就非主張或讓其通過資本主義不可。這在方法是機械主義，在實踐上是尾巴主義，完全不合於中國『迎頭趕上』底需要。對於歷史底鑒戒作用、文化底模倣法則、人類底人生活要求、實踐底

經濟原理、社會底進步規律，多所違反。這是孫先生說過多次經我闡明多次的。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民生主義。凡此種種，只要一看我底『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等書，便可明白。

侯外廬同錢俊瑞一樣，不明白這些，只知簡單地機械地應用馬克思社會主義於中國。而這樣，被孫先生看作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就引不起他們底重視，且被曲解了。侯外廬說：『中國客觀上民主革命底主要任務迫使社會主義底任務居於前途可能地位』，所以『民生主義應是理想上的社會主義』。所謂『民主革命』，乃就政治運動而言。其相應的經濟制度則為資本主義。相應的社會階級則為資產階級。因此，這時底社會主義不是客觀的必然。民生主義僅屬於主觀的理想了。到『民十三年前後』，因為『中國工農政策底基礎發展達到成熟』，民生主義便由『主觀性發展到其客觀性』。所謂『工農政策基礎』意味着資本主義和階級鬥爭。那末民生主義底客觀性——科學性便是外在的了。所以侯外廬說：『中山先生底理論已經由中國社會底發展取得更豐富的內容，已經超過辛亥革命底階段而發展了』。但『民生主義……根據歷史的現實發展，可能領導着不約束於資本主義，並衝破社會主義底門戶；它也不能違背現實的發展，跳躍民權革命』。是的，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過程，階級鬥爭是必採的方法。

很明白的，這是一種機械論。老實說：侯先生底衝破論除了機械論外，還能說是別的吗？否。於是衝破論的民生主義便不過機械論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而已，並非孫先生底民生主義。孫先生底民生主義是跳過論的社會主義，完全合於中國現階段底特殊法則。侯先生，必須明白：『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底歷史，有它底發展法則，有它底民族特點……。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毛澤東），當然有它自己底特殊法則。如果簡單地和機械地應用馬克思社會主義於中國，不管是明的方式如組織蘇維埃時代的共產黨，或暗的方式如侯外廬，皆爲『割斷歷史』（同）的企圖，必無成功。民生主義是中國底社會主義，中國底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社會主義應回歐洲去。

一九四〇，七，二一。

四 民生主義與馬列學說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於辛亥革命成功就臨時大總統職後，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刊於北京布魯塞爾底社會主義報紙「國民」上。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看見後，曾發表一文來評論它。此文被鐵冰先生譯爲「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看它底內容及我在別處所見到的，似爲「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之誤譯，何況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在西文本爲一字呢？但不管怎樣，我們讀了此文可以知道馬克思列寧學說對於民生主義的看法，同時又可知道中國底馬克思列寧學說宣傳家或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對於民生主義的看法。所以研究民生主義的人不能忽視此文。

我曾經與中國底馬列學說宣傳家討論民生主義兩次：一是同錢俊瑞，一是同侯外廬。我覺得他們對於民生主義大致有着相同的看法和犯了相同的錯誤。這當然由於他們同爲馬列學說宣傳家的緣故。但是他們還沒有有一個人敢於或能夠根據馬列學說來觀察民生主義。他們不過把列寧那篇文章拿來解說或複說而已。那末我們與他們討論民生主義，不如同列寧討論民生主義之爲愈。因此我決定把列寧那篇文章看作馬列學說的民生主義觀與以科學的檢討。

真理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只有一個。所以主義者常把他底主義看成唯一的真理而排拒其它的主義。馬克思主義者尤其如此。他企圖以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來獨占社會主義之名或其論壇，而不容許有其它社會主義之存在。列寧正是這樣個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與俄國各派社會主義鬥爭。甚至他還與俄國各派馬克思社會主義鬥爭以獲得其正統地位。因此他不把民生主義看作社會主義，不把孫先生看作社會主義者。

但是孫先生明明白白地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並提出平均地權一項具體辦法，又怎樣辦呢？『寧遂用民粹派三字來作答覆。他說孫先生『根本的意思與許多議論底表現，幾全與俄國中民粹派為一體』。爲甚麼呢？列寧底解答，一則是說孫先生『帶着社會主義的幻想，抱着中國可以超過資本主義階段的希望』；再則是說孫先生『完全是反動地夢想中國可以『超過』資本主義，並認爲中國因書後關係反易於社會革命等等』。這就是說，民生主義在此等地方與民粹派相同。

爲了許多讀者容易了解我們所討論的問題起見，不妨把民粹派底主張談一談。民粹派是俄國先馬克思社會主義而出現的社會主義者。他否認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前途，否認俄國無產階級底生長和作用。俄國底道路是社會主義。其物質基礎爲農村公社；其革命動力爲農民，農民是社會主義者。方法呢？用個人恐怖，反對沙皇，主張民主。看重英雄主義，民衆不過羣盲而已，沒有作用。因此俄國由農村公社達到社

會主義，便跳躍資本主義了；由農民實現社會主義，便避免階級爭鬥了。民粹派底主張，大致如此。

這當然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不合。馬克思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之物的基礎，以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之人的基礎，在方法上是階級爭鬥及由它發展而成的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因此，俄國要達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資本主義，必須依靠無產階級，必須採用階級爭鬥。而這樣，馬克思派在俄國就必然要肯定資本主義底發展和無產階級底作用了。列寧正是這樣，並以此指摘民粹派不懂歷史法則，而稱之爲農民的空想的俄羅斯的社會主義。

明白了這些，就可知道列寧爲甚麼說孫先生是民粹派了。並且還知道列寧這種比擬含有一種惡劣的意義。民生主義在他是農民的空想的反動的社會主義。在前面的引語中列寧不是明白指民生主義爲「幻想」和「反動」嗎？另外他還明白指民生主義爲「極反動的理論」和「小資產階級反動社會主義的理論」呢！

現在爲要說明這種比擬和批評底不當，且把孫先生底主張與民粹派底主張比較一下。這兩種主張底相同之點是：（一）民粹派否認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前途，否認俄國無產階級底生長和作用；孫先生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前途，否認中國無產階級底生長和作用；（二）民粹派認定俄國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避免

階級爭鬥而達到社會主義；孫先生認定中國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避免階級爭鬥而達到社會主義。其不同之點則是：（一）民粹派以農村公社爲社會主義底基礎；孫先生以國家產業（即「國家產業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底基礎；（二）民粹派以農民爲社會主義底力量；孫先生以平民（意即凡非資本家之貧者和勞動者等人）爲社會主義底力量（「民生主義就是平民反對資本家貧者反對富者的反動」）。至於在方法上的異同，如民粹派主張個人恐怖，英雄主義，孫先生主張國民（即人民大眾）革命。同時他們又皆主張民主政治，因爲，與我們底問題沒有關係，可以置而不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社會主義方面的異同。

這裏，我們必須知道，孫先生與民粹派底相同之點，即在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的國家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避免階級爭鬥的主張，在原則上雖馬克思社會主義者亦與以承認。共產國際在列寧指導下的民族問題附加決議中認爲在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國或諸國底幫助之下，後進國可以走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就是民粹派底主張，馬克思和恩格斯亦說，如果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瓦解農村公社，又有社會主義勝利的先進國之助，是能夠實現的。足見民粹派底真正錯誤，在於忽視俄國資本主義底可能和外國社會革命底不可能。此外沒有別的。

孫先生在與民粹派底相同之點中，除開抽象原則上是一樣的正確外，具體情形上則無一樣的錯誤。在

民粹派肯定俄國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避免階級爭鬥而由農公村社直達社會主義之後，不滿三十年，俄國底資本主義便趨於發達，階級爭鬥亦隨而展開。在孫先生肯定中國可以跳躍資本主義避免階級爭鬥而由國家產業直達社會主義之後，就從有文字可考（『民報發刊詞』）時算起到現在已滿三十六年，中國還是『半封建經濟』（馬克思派），它既不能說是資本主義國家，當然也就無階級爭鬥可言了。爲甚麼這樣呢？民粹派不知道獨立國（俄國）在資本主義諸國刺激之下容易發達資本主義；孫先生深知『次殖民地』（中國）受帝國主義底經濟壓迫和政治壓迫不容易發達資本主義。至於外國底社會革命，終民粹派之時代沒有一個。孫先生底民生主義，不啻以外國底社會革命底必然爲理由，他在以文字表示中國可以跳躍資本主義之時就肯定『歐美……社會革命其將不遠』（『民報發刊詞』）。果然，說這話過後纔十三年，俄國底十月革命便發生而且成功了。那時，孫先生還健在，加以讚揚，並從中抽出教訓，且與其革命政府發生若干實際關係。

至於孫先生在與民粹派底不同之點中，則充分表現了他底革命性和科學性。民粹派以舊有的和古老的農村公社爲社會主義底基礎，顯然是反動的，空想的。孫先生底國家產業，乃由『土地及大經營皆歸國有』（孫）而來，或由『製造國家資本』和『發達國家資本』（同）而來，在所有關係和技術條件上都是創新的

，其否定舊有和古老的則不言可知；同時又極合於將來理想的社會主義之需要，即合於高級的共產主義而不是原始的共產主義之需要。因此，這種情形下的避免階級爭鬥與民粹派的完全不同。

最後，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民粹派底主張沒有爲俄國底事實所照應；孫先生底主張則爲中國底事實所照應，且爲外國底事實所照應。而在出發點上，民粹派面於俄國底特殊性，即特殊的落後；孫先生則把中國底特殊性與世界底一般性配合起來，他要『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孫）。

凡此種種，都告訴我們：孫先生底主張與民粹派底主張在外表上甚至實質上雖有若干相同，却是差別很大。列寧底比擬既不適當，而以加於民粹派的評論加於孫先生，簡直可說是『謬以千里』了。老實說，中國如果有民粹派，那便不是孫先生，自然不是崇奉孫先生的國民黨，而是列寧之徒，即崇奉列寧的共產黨。確實，共產黨從前在『半封建』的中國，尤其在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湖北四川之最偏僻的鄉村，企圖由那以農民爲革命動力的土地革命去步俄國後塵，建立蘇維埃，組織紅軍，以達到社會主義。這樣，便可知道，共產黨底社會主義不僅是空想的，而且是反動的；不僅是農民的，而且是流氓的，連民粹派都不如了。我們把它看成農民的空想的反動的社會主義，還估價太高；實際上乃是流氓的空想的反動的均產主義，

最爲下乘。這倒是一件出乎列寧意料之外的事！

讓我們回到本題上來吧。列寧對於孫先生在社會主義方面的評論雖不適當，在民主主義方面的評論却甚爲適當。這也是他把孫先生看作民粹派的緣故。他對於民粹派指責其社會主義方面，頌揚其民主主義方面。對於孫先生自當如此。所以他一則說『孫逸仙論文底字裏行間，皆浸潤了勇進的真诚的民主主義』；再則說『亞洲新共和國底臨時總統是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底心充滿了公理心與英勇心』；三則說『他……毫沒有使中國『社會改造』與專制制度或中國立憲改革派合作的傾向。他底主張是整個的民主政治與共和國底要求』；四則說『沒有孫逸仙文章裏所表現的那樣真實高尚的民主政治足以激發勞動羣衆起來實行奇妙的事業，中國人民不能從古代的奴隸地位中得到實際解放』。列寧底這些話，完全是正確的。孫先生底民權主義，確爲中國『這偉大民族底真正偉大理想』(列)之表現。

但是列寧在這裏却發生了兩個錯誤。

第一，他因爲孫先生具有『勇進的民主政治思想』(列)，而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底政治(同)，所以孫先生也就是資產階級方面底人。他很明白地說：『孫逸仙代表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而他底這一句話：『現在亞洲還有足稱爲真實勇進的民主政治的資產階級，如十八世紀末法國偉大革命宣傳者和行動者

一樣』，也完全是指着孫先生說的。

第二，他因為孫先生具有『勇進的民主政治思想』，遂把民生主義看作民主政治底補充。所以他說民生主義『與民主政治是『所不同而有所增補』』爲甚麼呢？『照克思學說，土地國有是最積極地消滅封建制度土地關係與壟斷』(列)的，所以平均地權這『急進的農村改良政綱』，『只是改良不動產的私有財產，只是取消封建壓迫的政綱』。另一方面，平均地權有『助長資本主義更迅速地發展』(同)的作用。所以它根本是『純粹資本主義的而且是最積極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

這兩種見解，都與孫先生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不合。列寧爲甚麼錯誤了呢？由於他看重民權主義而不看重民生主義；由於他不了解『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之說；由於他對平均地權底社會主義性無知。列寧爲甚麼又如此地缺乏理解呢？乃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法則使然。馬克思及他底協作者恩格斯，在許多地方都肯定或表明歷史底階段是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的。它們一個產生一個，又一個否定一個，是必然的，所以爲一般的法則。這個法則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歷史學的基礎，甚爲重要。我們曾經說過，科學的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爲社會主義之物的條件，以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之人的條件。如果沒有資本主義，便沒有無產階級，怎能達到社會主義呢？這時，科學的社會主義便不存在了。所以凡是馬克思

主義者、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都要承認這種歷史法則。列寧是馬克思主義者，科學的社會主義者，自不能例外。對於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主義的觀察，要用它作嚮導原理。於是列寧便得出他底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底認識來。

讓我們把這種得出底邏輯過程說明一下吧。用馬克思底歷史法則來看中國，就覺得中國處於半封建的時代，消極的要求是破壞封建制度，積極的要求是建設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的必然，亦是客觀的需要。滿足這兩種要求，即完盡這兩種歷史任務的是資產階級。孫先生處在這個時代，其所主張的民權主義，剛剛同法國十八世紀之末一樣，有破壞封建制度建設資本主義的作用。所以他便成了資產階級底代表。這個時代不是社會主義底時代，這個階級不是社會主義底階級。因而平均地權也就不過「進步的勇進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土地改良底政綱」（列）而已。至於孫先生隨處流露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一類言論，乃「中國民主主義者對西方的社會主義表示極真誠的同情」（列），只能說是「主觀的社會主義」（同）。

列寧以為，依中國底歷史時代，民主主義者只能贊成資本主義；不過「歐美現時已經是要求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時候，就是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時期，所以中國民主主義者自然對於社會主義表示同情，

於是就產生主觀的社會主義。他們主觀上覺社會主義好，因為他們也反對壓迫羣衆與剝削羣衆。但是在落後的農業經濟與半封建制度的中國，在客觀條件上數萬萬人民生活上所感受的只是歷史上的一種固有形式底壓迫與剝削，就是封建制度』（列）。

這種中國底認識，即中國歷史時代和歷史要求底認識，如果是正確的，那末共產黨就沒有存在底必要了。現在不是它底時代。因而在它底社會主義，乃主觀上的；它底自命代表無產階級，亦主觀上的，皆不過中國民主主義者對西方的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表示同情而已。所以共產黨是資產階級底政黨，說得確切點是小資產階級底政黨。這樣的結論實爲共產黨所不能否認。因爲它不僅崇奉馬克思學說，而且崇奉列寧學說，以列寧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認識爲原理。他們說中國是半封建的社會，遂以『反封建』爲口號，要求民主政治，主張土地革命，不是鐵一般的證明嗎？

但是，這種中國底認識，即中國歷史時代和歷史要求底認識，却無傷於國民黨，因爲它無傷於三民主義的緣故。是的，在這種時代中正需要民族主義。此外，不論就滿清王朝統治而言或帝國主義侵略而言，都需要民族主義。並且，正因爲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纔好實行民生主義。否則節制資本無可能，平均地權不容易，國營實業非必要了，何民生主義之有？三民主義正是時代的要求。

但是，說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是時代的要求，雖馬列主義者亦無異言；說民生主義是時代的要求，因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便引起非難來了。其實，如果民生主義所是的社會主義為馬克思社會主義，要以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底方法達到共有財產底目的，那是應該引起非難的。不過民生主義所是的社會主義乃一般向社會主義，所以實行民生主義，實行此社會主義的民生主義，在於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國營實業底方法達到共有財產底目的，就不應該引起任何非難了。因為它是合於時代的要求，完全行得通的。

爲詳加說明計，讓我把適於民生主義的時代性談一談。這個時代性就在於說過的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的情形之中。孫先生是這樣看的。他說『中國實業尙未發達』，『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以『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所謂不均，僅爲『大貧小貧底分別』而已。列寧底見解，亦復如此。他說中國是『落後的農業經濟與半封建制度』，資本主義尙須『採用』『土地國有』來『助長』它。因此，資產階級幼稚到『還不能從事歷史進化事業。……，他底主要代表或社會基礎只是農民』；無產階級，則如孫先生所說，要『經過五十年後有許多上海出現』時纔得着『發展』而形成起來。共產黨承認中國是『半封建』而又誇詡無產階級之壯大，實在不合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

在這樣的時代中，最大的需要是發達生產。而解決資本問題，採用機械制度，並且大規模地印行計劃地迅速達到充足的程度，又十分必需。這就非國營實業不可；且非機械生產計劃經濟不可。且如果只注意生產問題而忽視分配問題，顯然是爲多數人謀利益，於理既不合，於事亦無濟。所以節制資本，平均地權，至於走到共有財產地步，是很必要的。這就實行民生主義了。我不是曾經寫出過如次的公式嗎？

民生主義——發達生產，計劃經濟，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共有財產。

同時，民生主義也實行得通。機械生產大受歡迎，計劃經濟尤爲時髦，國營實業早已開始，節制資本（徵收所得稅和遺產稅等）暢行無阻，平均地權有誰反對？共有財產亦將不會問題。爲甚麼呢？阻止機械生產的封建勢力業已潰敗；阻止國營實業和節制資本等等的資產階級並未形成，至少並未強大。那末民生主義底實現，就是必然的了。

這樣，中國便由封建主義走到社會主義，而不經過資本主義了。社會主義底條件呢？由國營實業來創造。國營實業就要『製造國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孫）。結果，必然形成國營資本主義。歐洲底社會主義由私人資本主義來給它準備物的條件，中國底社會主義由國家資本主義來給它準備物的條件。而國家資本主義在這裏比私人資本主義更爲適宜。那末中國由封建主義到社會主義，確切說來，是國營

私人資本主義不過國家資本主義了。誠然。所以民生主義仍舊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不過為中國底科學的社會主義而已。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國有而非公有，實有與公有之一種，公有是社會主義，所以國家資本主義乃社會主義之一種。其實各國國家資本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以私有為原則，要私人資本主義纔是資本主義，真正的資本主義。因此中國之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實存又是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與歐洲之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的不同。

這裏，我們顯然看出馬克思底歷史法則，名為一般，實則只適合於歐洲，（當然包括與歐洲相同的地方在內），可以叫做歐洲底歷史法則。而孫先牛底民生主義，使中國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實在是自成一種歷史法則。這種法則適合於中國，但與中國相同的國家亦能用它。從典型的意義上說，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叫做中國底歷史法則。這樣，便很明白地是歐洲有歐洲底歷史法則，中國有中國底歷史法則了。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大民族數千年的歷史，有它底發展法則，有它底民族特點，……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之一發展」，當然也有它底法則在。那末列寧用馬克思底歷史法則——歐洲底歷史法則來看中國底歷史時代和歷史要求，並評論民生主義，就錯誤了。

既然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是歐洲底歷史法則，那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

義，即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便是歐洲底社會主義了。不錯，它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但也只有在歐洲纔是科學的社會主義。移到中國來，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反而變成空想的社會主義去了。這樣，列寧用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歐洲底社會主義來討論中國底社會主義問題，並評論民生主義，不同樣錯誤嗎？

因此種種，列寧對於三民主義看重民權主義，把民生主義認作它底補充，以平均地權爲民主政綱，作用在助長資本主義。孫先生口中的社會主義是主觀上的空想，因而列寧遂把孫先生看作資產階級代表，肯定他是民粹派，這一切斷言、批評和結論便全都錯誤了。

讓我們把平均地權拿來說一下吧。如果中國底歷史法則是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那末在今天「落後的農業經濟與半封建制度的中國」（列），平均地權就是「備取消封建壓迫的政綱」，即「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土地政綱」，作用在「保障資本主義過程而迅速地進行」（同）。但是中國底歷史法則是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不經過資本主義。在這種情形中的平均地權，一面取消封建壓迫，一面實現社會主義，實在不能看作「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土地政綱」。如果從其取消封建壓迫一方面看，說它是「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土地政綱」；那末從其實現社會主義一方面看，又該說它是「社會主義的土地政綱」了。所以列寧對於平均地權的評論是錯誤的。

還有，民生主義是『主觀的社會主義』（列）和空想的社會主義一點，也可拿來說一下。列寧這種評論，只有中國底歷史法則是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時，纔有正確性。無如中國底歷史法則不像這樣，它是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的。那末民生主義便是客觀上的要求，有科學的價值了。何況這時需要發達生產，民生主義更主張國營實業，為共有財產準備物的條件，以增加其客觀的科學的性質呢？所以列寧底評論是錯誤的。

列寧因為對於中國底歷史時代和歷史要求的看法以及對於民生主義的評論，都錯誤了，所以他對於中國前途和社會主義底前途的預言，也是錯誤的。現在且把他底話引出來再分析吧。他根據孫先生一九一二年底論文以為『中國……經過五十年後將有許多上海出現』（孫）的話像這樣說：『中國數量上如果發現許多上海，同時也就要使無產階級發展。必然也就有某種形式的社會民主黨底組織，於是它亦將批評孫逸仙小資產階級的空想與反動的觀點，同時也須注意保存孫逸仙在政治上土地政綱上之德謨克拉西革命的精神使之永存不朽』。今天的共產黨之出現和錢俊瑞侯外廬對於民生主義民權主義的批評，就以列寧底話為根據。但在出現共產黨之年距一九一二纔八九年，那時也還只有一個上海。所以共產黨底出現並不基於國內無產階級底發展，而實基於國外共產國際底需要。錢俊瑞和侯外廬亦不過讀到了列寧底文字並寫

批評以故應其預言耳。列寧既承認孫先生對於中國經濟情形的認識，那便應知中國永無出現真正的社會民主黨和自發的孫逸仙批評之可能。在孫先生所認識的經濟情形下就實行民生主義，結果如前所說，中國便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不經過資本主義了，這時沒有階級分化，何來無產階級發展？又怎會有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孫先生底民生主義絕對正確，永無由歷史要求而生的批評。

必須知道，中國底歷史法則既然是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那就是把歐洲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義和由資本主義而社會主義兩個過渡期間底兩次革命合爲一次革命了。孫先生說中國『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者，卽此之謂。如果把馬克思和列寧附入於政治革命的民族革命分開，依孫先生底意見，這一個一次革命便是由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組合而成的了。孫先生以爲歐洲底歷史發展是由民族革命而政治革命而社會革命，分成三次的，所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亦分成三個主義的。他把這三個主義合爲一個，叫做三民主義，而『同時並行』（孫）之，便自然把三次革命合爲一次了。於此足見三民主義的革命是一次革命。換成別的話，三民主義以一次革命爲基礎。凡此，都是我曾經把孫先生底話徵引很多，論究很多的，茲不贅述。

因爲這樣，孫先生及他底國民黨所主張的革命，是『徹底的』，『一勞永逸』（孫）的。從而他們便

史法則不能適用於中國。因此，馬克思底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不能適用於中國。那末根據此二者而有的列寧底中國歷史觀和三民主義觀及其民生主義觀，便是錯誤的了。它們與中國歷史和三民主義尤其民生主義不合，只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成見。錢俊瑞和侯外廬一流人之根柢列寧，同樣與中國歷史和三民主義尤其民生主義不合，只可說是列寧主義的成見。而且錢俊瑞和侯外廬等，他們因此在此精神上變為歐戰人。要認識中國底歷史和中國底三民主義尤其中國底民生主義，首先必須恢復其中國人底資格。

歐洲與中國，這是兩個情形不同的地方；馬克思底社會主義與孫中山底一次革命，這是兩個內容不同的歷史法則；馬克思底社會主義和孫中山底民生主義，這是兩個方法不同的社會思想。因此，歐洲和中國各有其道路；馬克思學說和孫中山學說各有其地盤。把馬克思學說絕對化，要中國跟着歐洲走，是機械論的辦法。抹殺中國底特殊性質，即抹殺中國底實際情形，如此地走將就原則，如此地為理論犧牲實際，還沒有陷入觀念論底泥坑嗎？

馬克思和列寧兩位辯證法物質論大師，竟不明白這點，孫中山却常常明白。理由似乎如次：馬克思和列寧是先進國底人，在他們底心裏，後進國應該追隨先進國纔能得着發展，所以歐洲由封建主義而資本主

善而社會主義。兩次革命可以適用於中國；孫中山是後進國底人，在他底心理，後進國應該「迎頭趕上」（孫）先進國甚至「後來居上」（同）纔能得着發展，所以中國要實行由封建主義而社會主義的一次革命，走一個捷路。因此，歐洲和中國，依馬克思和列寧底學說，是一條道路；依孫中山底學說，是兩條道路。

在孫先生談到經濟問題時，說了如次一段被我引過幾次的話：「發展中國工業，不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而行乎？然此之舊路徑，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考其時之海程，由歐洲起向西南方經加拿利島至巴哈馬羣島之聖沙路華打，遶程極遠，與現行之航線取一直捷方向，路程短於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西方文明之路徑，是一未闢之路徑，即不啻如哥倫布初往美國之海程，猶人行黑夜之景况。中國如一後至之人，可依西方已闢之路徑而行之。此所以吾等從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預知其彼岸為美洲新大陸而非印度矣。經濟界之趨勢亦如是也」。孫先生這一段話，正是說明中國現在的經濟制度，不應該採用資本主義。那是「舊路徑」，歐洲人在其「未闢」時，「猶人行黑夜」而摸索由之。我們應該「取一直捷方向」，採用社會主義。這是「現行航線」，即「已闢」的新路徑。

孫先生此種見解，實在是歷史學上的一個大發現。他不僅以他底一次革命和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底兩次革命和社會主義並美；而且以他底把握特殊和把握實際之科學的態度，把馬克思貢獻一齊認識出來或與以

承認，尤見其眼光之巨大，識見之廣博。請看他這兩句話吧：在歐洲『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底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底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這顯然是歐洲和中國兩條歷史道路之又一說明。孫中山之於馬克思，沒有像列寧之於孫中山那樣只憑門戶之見，入主出奴。孫中山有大思想家底創造能力，同時有大思想家底廣闊胸懷，實在不愧其爲大思想家。

這裏，我們還要知道，這兩條歷史道路之在孫先生，雖然是分開的、不同的、對立的，但其終點則合而爲一去了。用一句舊話，就是『殊途同歸』。因爲孫先生在主張兩條歷史道路後又主張一個大同世界。他說：『民主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他底格言是『天下爲公』，『無所不共』（孫）。馬克思底歷史法則和社會主義，不僅被他認爲一條道路，而且被他引入大同世界去了。

馬克思只知道一條歷史道路，列寧亦復如此。所以他們要把它應用於一切國家。可見他們知有一般而不知有特殊。孫中山知道兩條歷史道路，分別應用，最後同歸於一，即大同世界。可見他知有特殊而又知有一般。孫中山所知道的東西比馬克思和列寧爲多。而且，把一條歷史道路應用於一切國家，知有一般而不知有特殊，顯然有機械論之失。這樣，情形不合的亦必應用，其否認特殊可知，爲原則犧牲實際，用實際將就原則，顯然有觀念論之失。把兩條歷史道路分別應用於一切國家最後趨於大同的，則不如此。他知

有特殊而又知有一般；原則隨處隨時均與實際相合。這就毫無機械論和觀念論之失了。孫中山所知道的東西比馬克思和列寧正確。那末，我們便可以像這樣總結一句：孫中山勝過馬克思和列寧。

所以民生主義不是馬列學說所批評了的。它有它底歷史法則，它有它底適場合。這也就是說它有它底科學性。的確，它在一定的時間空間內是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是絕對的真理。現代的中國，即爲它底時間空間之一。我常說民生主義是中國底社會主義，是中國底科學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底唯一的社會主義，甚有理由。用馬列學說來批評它，如列寧和錢俊瑞等之所爲，是不可能的。因爲現代的中國不是馬列學說底時間空間。馬列學說在此時間空間內失掉了真理底價值。這樣，它又怎能作批評民生主義的根據？反之，民生主義却可批評它，請它回歐洲去。

一九四〇，八，十，於瀋縣離堆公園

（刊於「時代思潮」第二十一期，二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附錄一 孫中山與中國社會問題

要明白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社會問題底關係，首先須從社會問題說起。

甚麼叫做社會問題？有些人以為社會問題包括甚廣，有家庭問題、婚姻問題、婦女問題、人口問題、農村問題、宗教問題等等。如此，那末政治問題、經濟問題、教育問題也是社會問題了。誰能說它們不是社會內的問題呢？

這種見解，十分錯誤。社會問題底社會二字，與政治、經濟、教育相對而並立。我們寫文或講話時往往說，在政治方面怎樣，在經濟方面怎樣，在社會方面怎樣。所以社會問題不是社會內的問題，乃是社會的問題，即社會自身底問題。

這裏，我覺得真正要明白社會問題底意義，須從它底發生上說起。它不是從來就有的問題，有一定的時代性。自從工業革命以後，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貧富懸殊益甚，當工人的永遠當工人，並且爲數很多，又皆集中於城市。他們底生活很痛苦，一到定期的經濟危機到來，大多失業，既無工作，亦無飯吃。於是他們起來鬧事，發生鬥爭，在平時又有罷工和示威等事。於是全社會爲之騷然，非革命不止。

社會發生問題了。這就可見社會問題是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從成份上說是勞動問題，從經濟上說是分配問題。

所以中國見到社會問題最早的孫中山先生，告訴我們：『社會問題』是『外國近百年來所發生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在『實業革命』後，『工人受很大的痛苦』，『不能夠生存，便發生社會問題。所以社會問題』『以生存爲重心』，可以說就是『人民底生活問題。故專就這一部份道理講，社會問題便是民生問題』。

那末，怎樣解決呢？在歐洲，想了很多治標的方法如社會政策之類，均不能解決。治本的方法只有解決分配問題，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正本清源的辦法。

孫先生底意思，正是這樣。他以爲社會主義由社會問題而來。所以他說：『因爲機器發明以後，經過了實業革命，成爲社會問題，便發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底『目標，就是要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就是要共產』。所以共產主義是最高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

明白了社會問題底意義及其解決之道，再來看中國底社會問題。

依孫先生，『中國實業尙未發達』，『只是患貧不是患不均』。所以『中國人大家都是貧。……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而已。可見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根本沒有社會問題。

那末社會主義便用不着了。但是孫先生却不以為然。他覺得沒有社會問題仍可講社會主義。『如果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便可以以不講社會主義，那是大錯』。『我們應該未雨綢繆，趕緊設法來防備』。所以他說：『我國提倡社會主義，人皆斥為無病之呻吟。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處今日而言社會主義，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此非無病之呻吟，正未病之防衛也』。

社會主義以階級爭鬥為方法，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又怎樣講社會主義呢？孫先生說：『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在中國的這種事實是甚麼呢？就是大家所受的貧窮痛苦』。所以『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現在要發達生產。因此他努力於實業計劃。『惟所防者：則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致生社會之階級，貧富之不均耳。防之道為何？』簡言之、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也。換句話說，用民生主義以發達生產。

從此種種看來，可知中國底社會問題是將來的，而不是現在的；處理之道，是預防其發生；方法為民

生主義。所以孫先生底意思，是預防社會問題。

但自五四文化運動中輸入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以後，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發生一種新的看法。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以階級爭鬥爲方法的社會主義。要實行它，便非階級爭鬥不可。而要階級爭鬥，就須承認中國階級分化明瞭纔行。因此他們大叫『階級矛盾尖銳化』。並且企圖步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塵，組織蘇維埃政府。

這就可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者認定中國階級分化明瞭，有社會問題了。現在應做的，不是預防社會問題，而是解決社會問題。所謂解決，是立刻解決；所謂社會問題，是現在的社會問題。因此，他們在這八年中，十分努力地爲解決社會問題而奮鬥。這就是說，實現社會主義。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上說：『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使勞動羣衆脫離資本主義底剝削走向社會主義制度去爲目的』。

但是中國底資本主義未發達。就在他們自己也承認這點。把中國經濟看成『半封建』的，不是一個證明嗎？因此『無階級壯大了』底話，一點也不可靠。那末階級爭鬥必無出路。所以孫先生在他們未組織所謂『蘇維埃』以前好幾年就說『中國底社會經濟程度怎能比得上』俄國？『又怎能夠行馬克思底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思底黨徒，用馬克思底辦法來解決中國底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果然，他們失敗了，自

已取消『蘇維埃』。孫先生底預言完全證驗。

於是另一些社會主義者就起來批評他們。這些社會主義者承認孫先生底意見，肯定中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瞭，沒有社會問題。在這種情形下實現社會主義，顯然不合於馬克思底教義。因為馬克思底社會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發達爲前提。確實，也惟有把社會主義放在資本主義上，纔不是空想。說中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就由『半封建』直到社會主義，是犯了空想主義的毛病。

那末怎辦呢？依這些社會主義者，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必須發達資本主義，爭取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過程。這就可見他們底主張是製造社會問題了。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社會問題纔能出現。所以爭取資本主義就是製造社會問題。

這種意見在現在佔了優勢。因爲前一種社會主義者立刻解決社會問題失敗了。宣言信奉三民主義後，他們底領導者毛澤東說：『在現在抗戰底階段與戰後澈底完成民主共和國底階段，都是三民主義底階段，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底階段』。所以『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社會主義』。那末三民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了。再看他這一段話吧：『只有現在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澈底的完成，纔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那個階段去。所謂將來的遠大理想，就是共產主義。……所謂現在的實際任務，

就是三民主義』。把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對立，從馬克思主義底見地看來，三民主義便意味着資本主義了。所以民生主義在他們，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這樣，他們之盡可能澈底地完成三民主義，乃是爭取資本主義之一變相的說話。那末他們不是由解決社會問題過到製造社會問題這方面來了嗎？

所以現在對於中國社會問題的看法，在孫先生底預防社會問題外，就只有一種了。如果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主義者要利用抗戰而故態復萌，其失敗亦將重演。而在理論上的錯誤，他們底取消蘇維埃而宜首信奉三民主義，就是一種嚴峻的和深刻的批判，用不着再說甚麼了。現在要批判的，是製造社會問題那一派。

他們爲甚麼要製造社會問題呢？因爲他們是以階級爭鬥爲方法的社會主義者，要用社會主義去處理社會問題，必須階級爭鬥；而這是非階級分化明瞭不可的，要階級分化明瞭，當然須發達資本主義，製造社會問題；亦惟有了社會問題，階級爭鬥乃能擴大激烈，趨於成功。這很明白地是爲階級爭鬥而製造社會問題，爲階級爭鬥而發達資本主義。中國底社會主義之實現，應該與歐洲一樣。

如此的主張，其錯誤有如爲喫藥而染病。見人家染病找得一種藥來治療。你覺得那種藥很好，自己也應該喫。但又不曾染病，怎辦呢？先來染病吧。否則豈不辜負那種藥嗎？這很顯然不合於人類底理性。人

類底理性是：見人家染病所喫的藥就好到十二分，自己亦要講究衛生，絕沒有爲好藥而染病的。

並且這種辦法，是中國亦步亦趨地跟着歐洲走。歐洲有社會問題，中國亦應有社會問題；歐洲用階級爭鬥，中國亦應用階級爭鬥。這完全犯了尾巴主義底錯誤。在方法上則有機械論之失。事實上，世界發展不平衡，各國底社會問題有不同的性質。『所以各國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孫），初無一律採用階級爭鬥的社會主義之必要，換言之初無一律採用階級爭鬥的必要。

孫先生說：『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底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底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今日中國社會問題底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明白些說，『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的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應該依照現實決定辦法。現實沒有社會問題，就『要用一種愚患預防底辦法來阻止私人底大資本，預防將來社會貧富不均底大毛病。這種辦法纔是正常的辦法』。

它不僅合於現實，是科學的；而且也總合於歷史底鑒戒作用和人類底理性要求。歐洲由資本主義產生社會問題以致非階級爭鬥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來解決它，顯然不經濟，有些痛苦事實。這是自然生長性的歷史創造之所必然。中國後起，事實有歐洲底經驗可供參考，應知『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趕緊講究『

社會生理」，謀「未病之防衛」（孫）。我們已經處於「知而後行之時期」（孫）了，有目的意識性地創造歷史的可能。

的確，中國底歷史自有其道路，與歐洲不同。我們對於它，要「迎頭趕上」，「不要向後跟着」（孫），亦步亦趨。「人家造一所房子，都想安樂地住過一世，不是今天造好了明天便把它拆掉，又不是明天造好了後天便把它拆掉」（孫）。那末我們爲甚麼不盡其可能「爲一勞永逸之計」（孫）？而且「後來居上」（孫）纔是我們底目的。所以今天不僅要求中國「與歐美並駕齊驅」，還應該「要駕乎歐美之上」。「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孫）

這些意見，都是孫先生的，非常正確。足見他在預防社會問題中發現了中國自己底歷史道路。製造社會問題底理由之錯誤，非常顯然。它以機械論爲基礎，與事實不合。

從此可知在預防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製造社會問題三種處理中國社會問題的態度中，只有預防社會問題纔是對的。中國沒有社會問題，解決甚麼；也用不着製造。預防其發生，使中國永無社會問題，乃策之上者。所以我們應該贊成孫先生。

這裏，也許有人要這樣問我：能夠預防嗎？中國非發達實業不可。發達實業在現在不採取資本主義是

沒有辦法的。而且資本主義是必經的過程，無法避免。然而資本主義一發達，階級分化便明瞭，社會問題必然出現，所以預防是不可能的。

這種見解，似是而非。中國要發達實業，但不必一定採用資本主義。因為實業未發達不能『共現在』，當然沒有採用社會主義的條件。然而在這兩種制度外還有第三種制度——民生主義。它是由生產到分配的，是寓分配於生產的。它從國營實業開始，因而節制資本，中間經過『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最後發達到『大同主義』、『社會主義』（孫）。因此，民生主義使中國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跳躍私人資本主義。

這在孫先生底言論中有不少的證明。他底「實業計劃」，就是國營實業底計劃。在「民生主義」講演中主張『製造國家資本』。他底「中國之革命」一文，把民生主義作『國家產業主義』解。在「民生主義談」底講演裏說：『民生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也』。他底「民生主義」第一講告訴我們：『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卽是大同主義』。

這樣，現在階級分化未明瞭，將來民生主義一實現，階級分化更無從發生。在國營實業達到國家產業主義時，資本國有，財產國有，雖有工人，却無資本家，因而工人也就不成階級了。要有有產階級，纔有

無產階級。這是很明白的道理。而『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孫），其能改良工人生活，是不待言的。並且由國家經營則可施行計劃經濟，無政府主義生產廢止，經濟危機根本消滅。這還有甚麼社會問題呢？民生主義確有預防社會問題的作用。

但民生主義從國營實業開始。節制資本根本要靠國營實業。那末國營實業是否實現呢？這在我看來，是必然的；而且在實現中。這從曾國藩李鴻章起。所謂『官辦』不是國營是甚麼？關於這點，我在『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一文（『血路』三八至三九期）裏有所說明。國營實業底必然，就是民生主義底必然。

這樣，『國家產業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成爲必然了。它們是國營實業之邏輯的發展。我對於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云云，是從國營實業去理解的。大家不僅要看重國營實業，而且要看重國營實業底必然和國營實業底結果。它底邏輯一定是由國營工業起而國營農業國營銀行國營商業方面走，達到『國家產業主義』。看孫先生底『實業計畫』一書和『女子須明白三民主義』一講演，即可知道他已說到這一切了。國營實業底邏輯有必然性。不管人願與否，它都要引起經濟底大變化，把中國往社會主義道路上推進。這樣，社會問題便永無發生之可能了。所以民生主義，不管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如何與

社會主義不同，它却能完成社會主義底任務，達到社會主義底目的。因此道理確如我在「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民生主義？」一文中所說，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情形，乃中國底社會主義，中國底特殊的社會主義，中國底科學的社會主義，中國底唯一的社會主義，既無空想主義之失，亦無尾巴主義之失。

這在毛澤東說「馬克思主義必通過民族形式纔能實現」因而主張「馬克思主義底中國化」的今天，在某些文化人也起而響應他主張學術中國化的今天，諒不致引起甚麼反對。並且我們還要正告這些人；民生主義就是中國化了的社會主義，就是通過了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因此大家當如孫先生所說：「要講社會主義便應該講本黨底民生主義」。不講民生主義而要另謀社會主義底中國化，必無成功。

這樣，不取消了階級爭鬥嗎？誠然。但我們是爲社會主義而階級爭鬥，不是爲階級爭鬥而階級爭鬥。在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的歐洲，要實現社會主義以解決社會問題，自可階級爭鬥；在資本主義不發達階級分化不明瞭的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以解決社會問題，即是實現民生主義以預防社會問題，便沒有階級爭鬥底必要。階級爭鬥是方法，不是目的。目的應該固定；方法却可變化——隨國家底情形而不同。否則其階級爭鬥論是機械的和教條的，殊爲錯誤。

那末社會主義可以由和平轉變而達到了。是的。民生主義正是和平轉變的社會主義。如此，怎樣合於辯證法呢？列寧說：對立物爭鬥是絕對的！我從前就不贊成列寧這句話。因為對立物爭鬥如果是絕對的，對立物統一也是絕對的！否則對立物爭鬥便失掉絕對性了。而對立物統一則是和平狀態。所以沒有對立物統一就沒有對立物鬥爭。這無異於說：沒有和平就沒有鬥爭了。如此，鬥爭固為進化底因子，和平也為進化底因子。

孫先生因此看重和平。他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證明改良可以引起經濟底進化。同時他說：『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底經濟利益相調和』。所以和平的方法確有推動進化的作用。事實還不僅如孫先生所舉的四種，有整個的歷史在。看吧：

原始共產時代——私產時代——新共產時代

和 平——鬥 爭——和 平

這個公式不僅孫中山承認（「民生主義」第二講）；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均無不承認。如果和平不能產生進化，那末原始共產時代怎能走到私產時代？新共產時代難道就不進化了嗎？

這裏，我們要附帶談到一件事情。從前面那個公式看來，鬥爭是包括在和平之中的，正同對立物鬥爭

包括在對立物統一之中一樣。那末鬥爭便只是社會進化到某種時代之一特殊的法則，和平反而是一般的法則，支配整個社會進化史了。於是社會鬥爭論遂為社會和平論所吸收。孫中山包括了馬克思。情形如次：

原始共產時代——共產時代——新共產時代
和 平——鬥 爭——和 平

社會鬥爭論(馬)

社會和平論(孫)
社會和平論

從此可見孫中山先生由中國社會問題之特殊的理解，達到世界社會進化之一般的理解。因此，也就不僅在社會問題中發揮了他底創造天才；在社會進化中也發揮了他底創造天才。那末談中國社會問題而須研究孫中山先生底理解，豈不顯然嗎？他也把它正確地解決了。今天底問題是理解，是發揚光大，而不是另外提出甚麼新的方案。

一九三九年講於中央大學社會問題研究會

(刊於「青年嚮導」第四十期，二十八年五月二日出版)

附錄二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我們今天的問題，是論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民生主義爲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立，它底名稱和內容都甚爲確定。共產主義呢？顧名思義，內容亦很明白，惟名稱則有多種，最通常的是社會主義。這裏，要特別注意的，即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實爲一物之二名。在第二國際時代，「通稱的名詞都是用社會主義」（孫中山）。自第三國際成立，共產主義之名又出現於世界。但第二國際仍在，力量很大，所以社會主義之名流行如故。我們因爲中國有特殊組織的社會主義者採用共產主義，這裏遂亦採用此名。

共產主義底理想，由來甚久，「並不是由馬克思纔發明出來的」（孫）。歐洲古代底「共和國」和中國古代的「禮運」篇，就是很明白的例證。但馬克思出來後，情形不同了。他以前的共產主義被稱爲空想的社會主義；他以後的或者說他自己的被稱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對此曾有個說明，一看便知。同時，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但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之所謂科學，究作何解呢？原來空想的社會主義是以理性和道德一類抽象原則爲根據的理想，乃主觀的與空想的妙論。這是非科學的。所謂科學，崇尚客觀的和實際的研究；道理或理想

應從事實中來，而且爲必然的因果法則之發現。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研究，正是這樣。所以孫先生說他「全憑事實，不尚理想」，並說「他底發明全憑着經濟原理」。確是如此。馬克思畢生研究經濟，分析資本主義，寫出了很多經濟學著作，尤其「資本論」一大書。

依他，共產主義應以本主義爲基礎。因爲要共產必須集產，資本主義由於機器底發明、工廠底設立、商店底擴大、交通底便利把生產工具集中了，勞動集中了，生產品集中了，並且造出巨大而又不可分割的財產。共產主義以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爲原則，資本主義亦復如此。兩者底不同只在一公有一私有而已。所以問題底關鍵是變私有爲公有。誰來負此責任呢？無產階級。原來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社會成員被分成有產者和無產者即資本家和勞動者兩大階級。他們利害相反，互相衝突。無產階級反對有產階級，形成階級爭鬥。由此發展下去，無產階級打倒有產階級，完成社會革命。以後無產階級鎮壓有產階級底反動，遂樹立無產階級專政。此時用法令及其它政策沒收財產，消滅私有，實行共同享受，共產主義便代本主義而興了。

從此可知共產主義是本主義發達的結果。資本主義爲客觀的經濟事實；它底共同生產和共同消費，如上海店之爲公共食堂，大旅館之爲公共住宅等情形，即爲共產主義底根據。而實行共產主義的人及其

方法，即無產階級和階級爭鬥，俱產生於資本主義。由階級爭鬥而社會革命而無產階級專政而廢除私有實現公有，乃實踐的邏輯之所必至。於是共產主義便不僅它底目的、方法和實行者皆從事實中來，而且它底實現亦帶有不得不然的性質。資本主義是原因，共產主義是結果。前者產生後者；後者否定前者而代之。所以共產主義是客觀的必然。馬克思把他底共產主義看作科學的社會主義，理由即在於此。

這可見科學的社會主義與空想的社會主義之不同就在是否以資本主義為基礎的一點。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的貢獻，換言之馬克思社會主義底特色，除此之外便沒有東西可言了。辯證法、物質論、唯物史觀等學說，姑不問其是否皆為馬克思所創立，總之不是共產主義底本身或其內容。共產主義如果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便不能不以資本主義為根據。歐美共產主義者之看重「資本論」，是有理由的。

這樣，共產主義底實行便以資本主義底發達為條件了。是的。但不僅科學的社會主義如此告訴我們；馬克思底唯物史觀亦如此告訴我們。看吧：「一個社會，在一切生產力能相當廣泛地容納於它懷內而發展以前，決不消滅；同時又新又高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生存條件尚未孕育於舊社會懷裏以前，亦決不出來代替它」（馬克思）。那末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主張共產主義，便違反了唯物史觀，與科學的社會主義不合。這是一切馬克思派、一切共產黨、一切社會黨所共同首肯的斷言。

但是今天的世界，概括言之雖可說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分析言之則以資本主義發達不平衡之故，實可將一切國家分成兩種，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從它們所有的土地和人口說來，前者少而後者多。依通常的話，前者叫做先進國，後者叫做後進國。這樣的分析，是合於實際的，雖共產主義者亦不能反對。

那末共產主義就只能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內講，不能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內講了。然而今天的第三國際，却要在世界各國內組織共產黨，推行共產主義。這就是說，要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一樣，由階級爭鬥而社會革命而無產階級專政，以廢除私有，實現公有。如果要說證據，第三國際底二十一條和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皆有共產黨，就是鐵的事實。

這裏，我要請大家答覆如次的問題：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內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嗎？依照馬克思底理論，應該斷然答道：否。它與事實不合。這在方法上，不是物質論而是觀念論。很明白的，共產主義不是從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內產生出來。共產主義到後進國完全變了質。

要怎樣纔不走到觀念論和空想主義底道路上去呢？那只有一法，即共產主義者在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內要爲了共產主義而主張資本主義，給他造就物質條件和階級條件以便實行階級爭鬥。馬克思說：『產

業更發達的國家給產業更不發達的國家指出了它們將來的形像」。這就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努力「爭取資本主義」的原因。此種主張是合於唯物史觀的，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邏輯之所必至。

這當然很對。但在方法上則不是辯證法而是機械論了。辯證法在歷史方面以爲它（歷史）底法則是一般與特殊底統一。走到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必有經過資本主義。那就只有一般，沒有特殊。凡以一般否認特殊的，或引有一般不知有特殊的，即各國底歷史運行弄得齊板滯像機械的運動一樣，顯然犯了機械論的錯誤。而且世界上一切國家之走到社會主義都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見解，無疑地是要後進國步先進國底後塵。不依照孫先生所說『迎頭趕上』而『向後跟着』，『豈不是一代更不如一代』？這是一種尾巴主義底辦法，完全不合於後進國底要求。

關於這點，孫先生說得很多。茲舉一例以作證明。他說：『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則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瞭然矣』。並且資本主義在歐洲已經發生毛病，我們知道了必從而主張之，故意再蹈覆轍，未免不智！聰明的辦法，是見了人家患病，自己就講衛生。所以我們應該『用一種思想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纔是正當解決』（孫）。

共產主義到這裏撞壁了。如果辯證法是真理，那末辯證法就反對後進國走到社會主義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見解，因而它是不贊成後進國變成先進國底尾巴的。馬克思主義自己反對自己起來，從而科學的社會主義之不適用於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便甚為明瞭。所以馬克思只說明先進國如何走到社會主義，並未說明後進國如何走到社會主義。說明後進國如何走到社會主義的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他解決了這個問題。怎樣做法呢？實行民生主義。甚麼是民生主義呢？孫先生說：「我們底民生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制度」，所以它不是資本主義。從積極方面言之，他說「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衆人能夠共產」。凡主張共產的即爲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以他明白告訴我們：「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不過民生主義與馬克思底共產主義即科學的社會主義有所不同。在科學的社會主義主張以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無階級專政達到共產目的之方法時，民生主義則採用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壟斷營業庶方法。從目的上說，「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孫)。

從此可知民生主義是使後進國不經過資本主義即走到社會主義的了。同時民生主義之爲不以資本主義作基礎的社會主義，亦很顯然。那末用甚麼來給這種社會主義這就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條件？國營實業。這就是說「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孫)。小的呢？用「工業合作交易合作」

（同）等辦法以集中化之，自然也就要受統制而間接隸屬於國家了。這樣，孫先生所主張的「國家產業主義」便漸漸形成。所謂「國家產業主義」，在實際上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從國營實業之爲「製造國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同）看來，亦甚爲明白。

這樣，後進國之走到社會主義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與先進國之經過私人資本主義的不同。後進國底社會主義以國家資本主義爲基礎，與先進國底社會主義以私人資本主義爲基礎的不同。而此後進國底社會主義就是民生主義。所以民生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從此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名不能爲馬克思所專有。它可分爲兩派。從地域言之，卽先進國的與後進國的兩派。從創立者言之，卽馬克思的與孫中山的兩派。今天沒有空想的社會主義，只有科學的社會主義，後者已經專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名。那我們便可說，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分爲兩派了。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的話，甚有理由。

但是馬克思派不與承認。他以階級爭鬥爲社會主義底原則，因此說社會主義是無產階級底思想，其實行也非用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底方法不可。這種態度，在先進國，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顯，不妨如此。在後進國，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未明顯，却不能如此。到國家資本主義實現以後，

因為資本國有，剩餘價值國有，國有不是私有，根本沒有有產階級。因而也沒有無產階級，又怎樣用得着階級爭鬥呢？而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社會主義底目的是共有財產，階級爭鬥不過方法而已。目的是本質的，不可改變；方法是現象的，隨情形而不同。所以民生主義毫不因其未主張階級爭鬥以致未主張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底方法而失其社會主義底資格。難道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尤其被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切馬克思派所承認了的如聖西門、傅立葉、湯文底社會主義，是主張了階級爭鬥社會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的嗎？社會主義底原則是共有財產不是階級爭鬥，則甚為明瞭。

這樣，我們就要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回歐洲去了，那裏，資本主義發達，階級分化明瞭，換言之那裏不患貧而患不均。中國呢？資本主義未發達，階級分化不明瞭，換言之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共產主義者說中國經濟是『半封建』的，其非資本主義可知。所以共產主義不合中國底情形。不合中國底情形就不是真理，應當反對。合中國底情形的是民生主義。它把生產問題與分配問題『同等注重』（孫），因而它底方法——國營實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是既能救濟貧又能預防不均的。所以民生主義是真理，應當主張，並力謀其實現。

孫先生說：『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底辦法來解決中國

社會經濟問題。……不知中國只是愚貧不是愚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底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它。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底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這幾句話是最公允的斷言。我對於「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一問題的講演，不伴以之作結論，而且以之作原則，全篇皆不過與以說明而已。這就是說，孫先生早已解決了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底問題。

因此，我們應該大聲疾呼：送共產主義回歐洲去；奉民生主義於中國社會主義底寶座之上。共產主義是歐洲的社會主義，不適用於中國。中國底民生問題（或社會問題），是中國人自己底事業。國父孫中山先生已經把它解決了。因此，「現在國人既是要講社會主義，便應該要講本黨底民生主義」（孫）。民生主義就是中國化了的社會主義。

（註）毛澤東曾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馬克思社會主義中國化。這在講演本題時曾說明過。因我底「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寫過了，遂不再寫出，請讀者參看該書可也。

一九四〇，一一，一八講於太夏大學

（附於「非言報」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政訓月刊」第三期，同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國立中正大學校刊「第一卷第十四期，三月二十一日出版；「抗戰與文化」第五卷第六期，五月十五日出版）

民生主義真解

一二五

民 生 主 義 解

民主主義真解

中華民國三十年八月為書店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時代思潮社初版

著者 葉 青

出版者 時代思潮社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地址：江西泰和上田碼頭

總經售者 中國文化服務社

江西分社（泰和）